



元
大
震
林
先生
生

會元選叙

世之評會元者多矣三尺童
子亦沾、言之然而丙辰之
後未有為國雪其恥者何
也蓋嘗聞之一會元先生之



言矣曰是大物也不容以有心取也遇之以天不遇之以人故有終身而得之一朝而失之全篇而得之一句一字而失之形貌而得之精微而

失之至於形神盡肖幾於全矣而主者之精神未至於此則又失之故吾見士之能為元而卒不能為元者不知其幾也文之可為元而竟不得

元者又不知其幾也故人無
專以會元為也蓋一先生之
言如此嗟夫士貴適世用身
人品功業豈係第之高下俟
河之清人壽幾何我嘗少而

刻心於斯矣沉之覺其氣之
淹也揚之又恐其意之露也
間自謂神宜恬度宜雅聲態
寧欲薄神情寧欲厚寧渾穆
而使刻畫者無其跡毋架造

而令摹肖者得其端然而不能至也即有至之及徐而思之或可以得隆萬以初之元而未必可以得今日之元也然則此一先生之言雖謂不

可聒乎夫丙辰懷而我夷興文不振則武亦無烈天實使然人無尤矣英雄崛起宜有不借初祖衣鉢而自立慧命者掀翻世界不離前累且天

下事多未可知吾姑以此集
俟之可也

辛酉四月古吳年家弟宗鳳

翔羽皇甫書於邗江之真

閣



九會元集引

萬曆壬辰以來首南宮者九人其文海內
共珍之亦人々帳中自秘之者也文章之
變於今為極睹朝宗九派之分竟不識濫
觴之自故以九先生之文衡今日之學步
九先生者庶不迷其徑路云爾吳蓋松陵洞
玄挾髓悟到機開宣城胎結天授神傳面

壁顧金陵富溢五車雄逾八斗許同安峻立萬
仞神骨俱絕蔚乎詞宗誠蕪林之嚆矢已
四楊明老枝勁幹雄氣未降施醉李窮探力索
得之象罔以豎幟於今時亦難乎其為躋
也韓吳興雍容恬雅步驟宣城而竟出其門
氣類固相從矣周義興天資駿發郢斤初試
邯鄲絕步誰為後塵邪莊永春冠裳博大舉

止安詳狎主齊盟允乎其方駕也是九先
生者遇合雖有後先風骨亦人殊而要
其根柢所在有獨到之精神無旁趨之蹊
徑固自一也懸而象之取則不遠習以相
習愈習愈離則素絲岐路之分人自遠於
九先生耳其遠於九先生者即其遠於制
科之本義也幸而獲售寧殊詭遇欲挽其

流。亟以其源示之。則九先生之文仍在。可
覆按也。是集也。自秘之可。共珍之亦可。九
先生之可傳者不盡此。其在此者必其可
傳者矣。
天啓元年孟夏上浣日。

烏程赤如父閔齊華識



萬曆壬辰科

吳默字曰之號無障直隸吳江人

會墨

知及之

全 憲章文武

舍已從人

二句

稿

喜怒哀樂

二句

故大德

二節

仲尼祖述

二節

寬裕溫柔

二句

繪事滋素

後乎

君子之於

一節

以約失之者鮮矣

子使漆雕

一節



居敬而行

一節

三年學

一節

足食足兵

去食

上好禮

一節

愛之能勿勞乎

古之賢王

之勢

口之於味

二節

子曰知及之

未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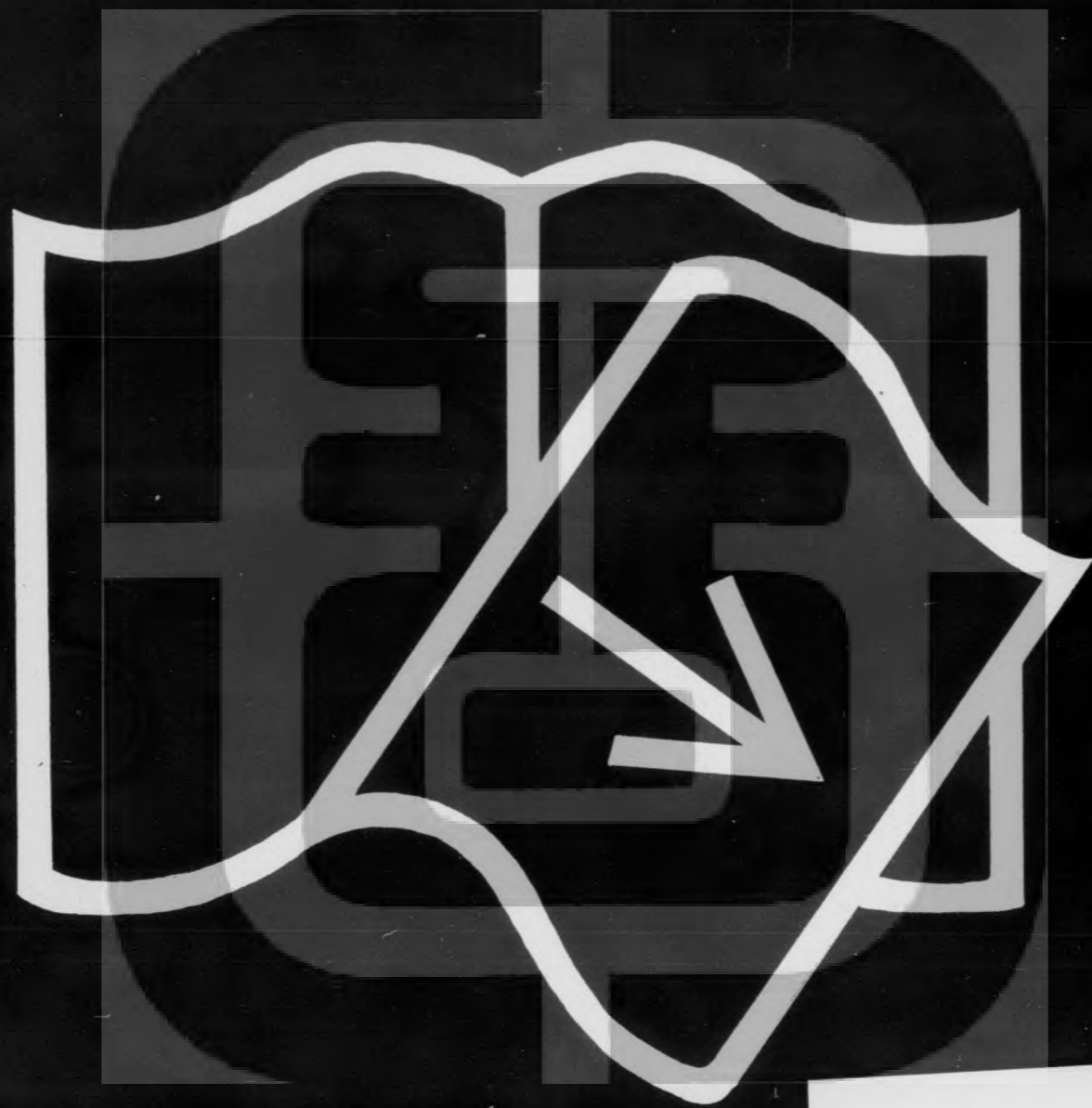
有精思有神識段：擒提步：緊然得之沉心出之顯豁

聖人於知及者而責以仁守之全功焉夫道以仁守極於動民之
 禮斯全也必如是而後為真知也已嘗謂學者不患識見之未融
 而患體驗之未至善體驗者出身加民其精神無所不貫故稱全
 德焉由今觀之世有大知固未有不兼乎仁者也學有真得亦未
 有患其或失者也惟知而不繼以仁則得而必終於失入道者可
 以無寔之虛見自謂已至哉乃所謂仁守亦不易言矣人之心非
 必獨知之境所當操持即一威儀一振作皆吾心出入存亡之會
 人之學非必本原之失乃為人欲即失之威儀失之振作亦此心
 理消欲長之時天下有稱為知仁合一者而自弛其莊嚴之度則

先生常云
 無言可當
 有言反言
 可當正言
 似為此篇
 說法

畧仁守不
 講正以下
 二節即仁
 守耳

精神全在
 此此二比
 是謂扼要



原件短缺

P2

後前二段
未及之意
詳略虛實
打成一片
不獨以其
思理之潤
微也

從舍已立
論久已有
之非堅義
也但串合
從不處有
神力

次第從來
又不說

我實先天下悞而期民之作敬弗得矣。天下又有稱為內外交脩者而濶畧於動民之禮則我寔示天下隸而以稱曰盡善弗得矣。夫莊非故為矜持也。是學問之中宜有此檢束也。此而不能守則所貴於仁者之容謂何而知及之時所究折於動容周旋之道者竟何為也。禮非故為粉飾也。是學問之中宜有此節文也。此而不能守則所貴於仁者之化謂何而知及之時所研審於化民成俗之方者竟何為也。專事於儀文度數之末固為狗彘而遺心徒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亦且以外而病內。仁智相成者其知之。

獨標一解獨創一裁從來元卷無如是法開却後人許多門戶

舍已從人

二句

得自禪寂去自嗔心

虞聖取善之大惟不與以已而已。夫有已然後有人也。此舜之舍已所以為樂取善歟。蓋謂甚我己之為害也。自以為是者既以是之在已而欲留之。自以為非者又以非之在已而欲去之。留之不欲舍也。去之未能舍也。即懽欣鼓舞而取善於人。終非樂也。大舜不然。太虛之體本無畛域而舜也。亦不强生分別於其中。則未嘗就吾身而溺之為己。又安得於己之外而拒之為人人。己之初本出一原而舜也。亦不故立意見於其間。則未嘗以己之所有而難舍。又安得以益己之所無而不樂。以常情觀已。凡物皆可釋。惟屬於己者不能釋。乃夫知若遺絕無一毫之係吝。其沛然而從。非從

惟深一步
至今遂為
厭套辜負
前人

人也。從其善之公共而不私者也。何所難焉。以常情觀人。由人而
界之不若我之身自有之。乃中懷若虛。直欲萬彙之包括。其油然
而取。非取人也。取其善之大同。而無間者也。何弗樂焉。故舍己舜
也。身心物我。且融為一機。固不知善之非我有。而安知為舍。特擬
其虛中。若舍耳。樂取舜也。見聞言行。咸視為故物。亦不知善之自
人出。而安知為取。特擬其翕受。若取耳。要之。惟其舍也。故能取。使
知持一己。必有杆格。而難從者矣。惟其同也。故能舍。使知有己。在
必有係戀。而難舍者矣。吁。此舜所以為大也。

分明是沒人却說非没人是從善較題意又推深一層

極微極顯
喜一字樣

喜怒哀樂之

二句

作中和注流

中和之名。皆由心而得之也。夫喜怒哀樂。皆心也。由體用有中和
之名。心其性情之管。與且君子體道之功用。之於不睹不聞。則疑
置其心於空虛無用之地。而不知喜怒哀樂。乃不睹不聞之實際。
君子亦於此而戒謹之耳。夫心者。感而能應之心也。亦隨感異應
之心也。其任宇內之變態。而施之者。大端不出喜怒哀樂四者。而
當其未發。則謂之中焉。蓋主靜而妄生一念。則偏於有。無念而失
其惺惺。則偏於無。茲喜怒哀樂似有也。而養之於未發。有其理者。
未始有其意。未發似無也。而本之以喜怒哀樂。無其意者。未始無
其理。以其實而非虛。虛而不虛。故從其不墮一偏。而名之曰中。而

有胆有識

豈徒以天人理欲兩無所主而已乎。惟中則非寂滅者也。而有時乎已發矣。惟由中以發則非任情者也。而皆中其節矣。節也者。情無窮而理有限也。中也者。以理為的。而以情為符也。動以人則或增之。或減之。方感於交。而遂亂其寂。即喜與樂皆陽德也。而適以為戾者。發不中也。動以天則無所增。無所減。感者未起。而寂者未搖。即怒與哀皆陰德也。而適以為和者。發之中也。吾將求中於未發乎。是太虛之內。又生一障也。吾將求和於已發乎。是中節之功。可襲而取也。然則宜如何。曰存養在勿忘。勿助之間。而慎動在將萌未萌之際。則中和全而道不遠矣。

玄真名理以助思初大見

見遠

9 故大德必得其位 二節

申聖德之倫福。見天道之無私。夫諸福之臻。天以厚大德。而豈私也。則栽培之天。足鏡已。今天天人之際。抑何符契不爽也。德不虛隆。福不虛附。而世徒見帝王之孝。以為偶際其盛者。則未知天之所以厚聖人。與聖人之所以厚於天也。夫昊天無私。惟德是私。而舜有聖人之德。所謂大德者。非乎。當是時。上有放勳之德。豈不足以留未猷之天心。下有岳牧之賢。豈無足以當簡在之新眷。而天獨挈所為祿位名壽者。以畀之舜。舜亦若辭而不得者。凡以大德之故也。故耕稼之夫。一旦可據之君公之上。而糗草之食。一旦可極之鼎養之供。然且百姓為之謳歌。年所為之多。歷諸福之物。無

只此一故
字作如許
烟岳

特傾覆一
跌題神倍
醒

不畢至者以為致之自舜乎而駢臻輻湊又在天矣以為界之自
天乎而昭格凝承又在舜矣舜非有私於天而不能不私於因材
之天天亦非有私於舜而不能不私於栽培之舜吾蓋以生物之
理驗之而信德福相因之機有必然也如以吉祥為儻至之物而
無關於善積之慶盛德為躬備之理而無與於發祥之基則天之
生物亦何所不薦亦何所不培而獨不能不覆於其傾者乎惟天
無私物而培者不為恩傾者不為怨亦惟福無私人而與者非偶
值庸者非倖得有舜之德獲舜之福以成舜之孝也夫誰曰不宜

取場用機無不入化不可以經程尋

仲尼祖述

二節

至聖貫乎三才而與造化同焉夫集帝王兼天地仲尼之道大矣
非造化其何以辟之哉嘗謂道統之傳得帝王而有所寄得天地
而有所參得仲尼而有所集仲尼者固至大而亦至久者也由今
觀之道一也而道法異時則堯舜帝而文武王矣仲尼舉其所謂
道與法者昏聩而屬焉而祖述憲章有全功也道一也而形氣異
用則天時運而水土凝矣仲尼舉其所謂氣與形者昏會而通焉
而上律下襲無遺化也嘉唐虞樂成周古今合而千載一原崇效
天卑法地健順孚而兩間一息吾於是而知仲尼之大與造化參
焉蓋語天下之無外者不過曰堯舜文武之包涵也不過曰天時

合上節化
作一片



原件短缺

P7-P8

水土之談括也。茲而集於仲尼，仲尼之無外可知矣。其辟則天地乎？天無遺覆，地無遺載，而仲尼無遺理。夫安可以大小論也？論天下之無息者，不過曰堯舜文武之流貫也。不過曰天時水土之流行也。茲而集於仲尼，仲尼之無息可知矣。其辟則四時日月乎？四時有常行，日月有常明，而仲尼有常心。又安可以久暫論也？要之帝王天地，仲尼非有心以集之也。惟道在，故先後不能隔，而上下不能睽。天地日月四時，仲尼亦非有心以配之也。惟道在，故與覆載同功，而與錯行代明者同運。大哉仲尼，弗可及矣。

既兼矣，復云辭政，須理會，後說不清，此局面。

點化天下
二字精細
坡境

題布勢

○ 君子之於天下也

節

君子不以己與天下，而惟義之從焉。蓋為天下者，無以有己也。遠莫不有，而比於義，君子之忘己，可想已。且世之語事心者，動曰人必能外天下，而後無所累於心。夫天下曾足為心累哉？彼不通於義者，於天下而主以必然之理，命之曰達於天下，而主以必不然之見，命之曰莫人神好靜，而以此清之智，故多而心病矣。天下各有宜，而以此擾之應用，乖而天下亦病矣。君子於天下，而有是乎？應迄未起，其心在澹漠之境，而是非無據於中，變化具形，其心在衡平之境，而可一聽於理，未見義之必然，則無達焉。其為義之必然，即此無達之衷，察之甚精，而赴之甚勇，以化裁為精神中之。



原件短缺

P9

洞乎若虛者自如也。未見義之必不然。則無莫為其為義之必不。然即此無莫之衷。見之獨審而守之獨堅。以時宜為作用中之據。乎若容者自如也。論其博大之材。豈不能運天下於掌握而無越。於規矩準繩之外。義之直以方者。不得而遠也。軌之乎義而已矣。論其貞固之守。豈不欲範天下於尺寸而時濟以縱橫變化之用。義之圓而神者。不得而泥也。通之乎義而已矣。蓋遠莫不有疑於。無心而虛中。以待無而未嘗無。藏天下於天下之神機也。比義而。行疑於有心而環中。以應有而未嘗有。通天下於天下之妙用也。君子之於天下。固如此。天下安足為心累哉。而何外天下為也。

勤破題神隨方逐負無非妙悟

意調似意
表伯修來

子使漆雕

節

賢者之見取。不以仕而以志也。夫學而至於信。開也。見其大矣。而。豈以仕為重。輕哉。夫子所為說也。且學者學之為適用而已。適用。才也。而才可用之。後則論其品。夫士之品。惟見大者。稱焉。由今觀。之。出處人之所自。裁也。故聖人未有使人仕者。而以使漆雕開。豈。獨謂其才足仕哉。意其落落於世味之外。所見必有與人殊者。而。開則以未信對焉。蓋仕不任。僅閑一時之建立。而信不信。則係終。身之迷悟。見徹本來。則名物之障。豁然一空。而開也。邇觀無始。猶。沿千古未決之疑。世有大覺。則性天之真。朗然獨照。而開也。內反。靈明尚餘。一生未竟之業。方求信之。不暇。而暇仕乎哉。吾於是而。

此下俱著
子既精神
却不相一
實語

翻
足註脚

知開之志不在小也。自有學術以來，非無探討，顧惟以意想為精。神期於成一家之見而止耳。夫信神而明之者也，而誰其志之。自有事功以來，非無作用，顧惟以技能為經濟，期於稱有用之才而止耳。夫信而後仕，發於持滿者也，而又誰志之。舉蓋世之勳，敵不易性中之一悟，為真境之猶隔，寧甘遊世之無名，可謂獨詣見聞之外，超然聲利之場者也。故夫子說之，說其志也，而豈必計成就於他年較淺深於今日哉。吁，君子觀於漆雕開，亦可以廣其志矣。

飄舉臨瀆其機神信得之內券

法力即為
加趣

一句一傳

居敬而行簡

節

辨簡者，決之於所居而已。夫簡可行而不可居，居之必以敬也。不知敬肆之辨者，亦何足與論簡哉。且夫簡者，與民休息之術也。而敬則有操持不懈之意，欲其休息則宜無取於操持，故談無為之理者，畧主一之敬而不知為治有體，參酌在心，心有主則張之固可弛之亦可，心無主則不入苛細，必入玄虛，故簡之所謂可者，非謂能簡即可也。必也居敬而行簡者乎。天下未嘗有事也，喜事則事多而吾宰之以惺惺，自有以消其喜事之念而紛更黜矣。天下未嘗無事也，不生事則事少而吾歛之以欽，自有以絕其生事之端而敦大著矣。是敬固敬也，簡亦敬也。羅一切不急之務者，固

此簡也。而維先王經世之法者，亦此簡也。不亦可乎？吾獨惡夫居簡而行簡者。此中先蕩然其不守，則雖宏綱要領，亦不免涉于兢業。而為吾道遙間曠之累。其心既弛然以自放，則惟悉捐世故，然後能游於空虛，而遂吾各適其適之心。即其桎梏民物，狹小天地，方欲令天下解世經之羈縻，而要之弃而父子毀，而君臣乃令萬世無可由之名教，則太簡之弊，名亂之術，吾不知其可也。蓋人知居敬者之能勵精，而不知居敬者之能行簡。人知太簡之為廢事，而不知太簡者之為不敬。彼惟不能寄其心於事之中，故不得不空其心於事之外也。使得宅心之法，亦何浮游以為樂哉！行簡者大居敬而已矣。

勸破源頭故一往超然

精神滿腹
陸叢名理
有就躋席
踞之勢

○ 三年學不

節

聖人論學者之心術，而難其終者焉。夫學之久，可以觀心矣。惟純者為不易得，學固莫先於內外之辨。我且自功名之習，易染而獨知之境，難持往。有終身典學，而以一念未定，敗其生平者，則心術之際，何其易言之也。是故天下不少飭躬勵行之士，必要之於志，而學始真。天下亦不少意氣激昂之士，必極之於三年，而論始定。曰：三年學，則隱約之日既久而得祿之具，又挾持而有餘。於是卑者與寵利之思，高者驚功名之想，而吾處之獨有純操焉。終泊乎其無所懷而已矣。學以三年則持用之具既優，而得喪之感又屢乘而未已。於是未得者不能不羨於外，得之者不能不溺於中，而吾處之獨有完節焉。

終澹乎其無所念而已矣。斯人也。其於外慕之擾。果以氣勝之者乎。夫氣未有久而不衰者也。則其所養者純也。其於義利之防。抑有意持之者乎。夫意未有久而不改者也。則其所見者大也。造道愈深。則心之潛伏者愈見。其根之難絕。是必處一化齊。而後有浮雲富貴之襟懷。秉心愈堅。則世味之忽投者愈見。其機之難化。是必欲盡理還。而後有萬鍾弗視之度量。不然。以三年之中。外境搖之內境。應之夫豈無一時一事之感。可以動吾之志意者。而能無幾微介於其中。有如是哉。故曰不易得也。

神川於法之中句。鈎漲句。和細。

勤入極微

兩路論信
題義暢然

○ 足食足兵

去食

詳觀聖人經國之策。而所重可知已甚矣。國保於信也。故知所以使民信。又知所以留民信。而政無遺策矣。且夫國治之道。得全全昌。則當定計於先。而次第布之。失全全亡。則當設權於預。而去留從之。故夫子語子貢以政曰。天下皆謂大患在無民。非無民也。有民而不吾信也。願生事未厚。則民不得信。武事未脩。則民不得信。必足之食乎。計其耕蓄其餘。非使殷然稱富國也。既富者方穀民。乃於是有固志矣。必足之兵乎。蓄其衆。除其器。非使隱然稱強國也。好勇者知方。民乃於是無離心矣。有先資以成信。而其施為不蚤。有大信以固國。而其根本不虧。是政之全也。知所先後。即緩急

度自舒朕
自緊

吳無章

十三

可坐而策也。是政之經也。權其輕重則去留可徐而決也。一不得已而議去寧無兵再不得已而議去寧無食夫兵衛之也者國無兵敗道也。然吾誠據粟而守險乎。縱不幸兵弱而援寡而匹夫之餘勇足恃夫食生之也者國無食亡徵也。然吾誠守義以愛民乎。縱至於食盡而國隨而人心之生理猶存斯所為必不得已之計哉。乃知離叛之憂。恒起於貧寡。故兵食之足以作信也。薄富強而希忠信之報。則拂矣。富強之效無當於信義。故兵食之去以留信也。釋本原而誇兵粟之盛。則舛矣。然於有事而始議其所可去。不若無事而先固其所可留。則未聞兵食至計可一日緩者。

此平局大方家之欠

上好禮則民莫敢節

明於大道之應而小者不必務矣。夫禮義信大道也。好之而民應矣。奚事稼哉。且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小人之事無意當世者之所為也。大人以萬物為一體。必將勤思乎昭範立極。馳驚乎兼容併包。何則。士人學術驗於經濟。而四方應違。關乎好尚。惟禮可以作民。肅上好之。而靡敢以慢應矣。惟義可以歛民志。上好之。而靡敢以玩應矣。惟信可以輸民情。上好之。而靡敢以欺應矣。規恢在堂皇。有所以奉天秩也者。有所以協民宜也者。有所以推衷赤也者。而風猷所樹。昭若設。表象指在四方。有尊之為神明也者。有奉之為功令也者。有信之為四時也者。而羣情所歸。附若輻

禮波一統
久情始暢

奏謂有禮義信之君而無敬服用情之民是表立而人弗趨也謂
敬服用情之民非即強負而至之民是心附而身弗從也必不然
矣夫士也窮有求志之思必使四方入吾之範圍而後其志慳乃
其機之所自握者盡之乎禮義信也術何約而博也出有達道之
想必使四方歸我之度內而後其道行乃其化之所自溥者盡之
乎禮義信之好也用何恢而私也彼稼者道小而泥於致遠力勞
而歎於治人君子焉用此為我遲當審所尚矣

以行義達道舉例題而方於稼負而至有會不然便是說空
矣

供于儲室
切出層
刺心

愛之能勿勞乎

只說不可不勞能勿之意可見

觀愛於父而得其所以成之者焉蓋勞固所以成其愛也然則父
而不知勞者其必不愛其子而後可與嘗謂子之於親也患情之
不足而親之於子也患情之有餘情有餘而其究也亦歸於不足
矣由今觀之父之於子天性也而其愛也將以溺愛愛之乎將以
不愛愛之乎夫生而克肖勞之可也佚之亦可也而天之生上智
則不教矣生而不類佚之敗也勞之亦敗也而天之生下愚亦不
教矣乃中人之性多介於可成可敗之間而慈父之心忌得不審
於成之敗之之術愛則撫摩而鞠育之似也防閑之切奚所當於
顧恤之恩而不知惟愛之也將必為之計長久計長久則有以開

意相折
千迴百折

其動心忍性之端而已矣。藉令今日勞瘁他日聖賢此吾日夜勤懇而冀之者也。而何能聽其自恣為也。愛則怙恃而顧復之宜也。督責之術矣。所當於保護之意而不知惟愛之也。將必為之求成立求成立則有以杜其恣志之漸而已矣。藉令今日宴安他日不肖此吾所旦夕焦勞而慮之者也。而何能縱其自便為也。嘗觀庶人之子習為勞苦曰此其分耳。乃有以帝王之儲二而不得廢前後左右之防繙練之日試之勤勞曰此其時耳。乃有以蒙養之方始而不得廢少成習慣之戒則豈非不忍常寄於所忍而至愛固疑於不愛哉。是故昵庭憚之私者成寡恩之行者也。進姑息之說者誤燕翼之謀者也。而欲以薦父子之倫難矣。

止意已足
只消游衍

○ 古之賢王

之勢

大賢重士而有慕於古之相成者焉。夫上下之相成以道也。君重士士亦自重。盛哉古之世乎。且當戰國時士習靡然。卑哉帝布差奇節而廟堂無泰交。夫非獨上之人賤士也。士亦自為賤焉。嘗撫今而思古矣。蓋君有勢而士有善。兩者若持衡。然謂之善毋論已。與人而均當好也。謂之勢無論已。與人而均當忘也。夫惟古之賢王有高世主之心。思片善關於治理而訪道乞言好之若嗜。念崇高非以驕士而卑躬折節忘之若無所好。若彼所忘若此。蓋賢王之下交類然而彼其稱賢士者何獨不然哉。吾由賢王之好求賢士之好而君之不憚虛懷者。正士所為囂然樂者也。吾由賢王之

忘○求○賢○士○之○忘○而○君○之○不○難○卑○已○者○。正○士○所○為○澹○然○忘○者○也○。有○德○可○尋○有○道○可○樂○。藉○非○托○之○迹○世○乎○。而○衡○茅○之○下○。亦○足○以○歌○先○王○之○風○矣○。奚○舍○其○得○而○得○人○之○得○仁○。以○當○爵○義○。以○當○富○。藉○非○假○為○簡○世○乎○。而○恬○冥○之○中○。誠○足○以○藐○大○人○之○巍○矣○。奚○違○其○適○而○違○人○之○適○。蓋○此○一○善○也○。君○好○之○為○好○。賢○士○樂○之○為○樂○。道○亦○惟○自○樂○也○。而○上○之○好○士○不○虛○。此○一○勢○也○。君○忘○之○為○不○換○。士○忘○之○為○不○屈○。亦○惟○不○自○屈○也○。而○上○之○不○換○。為○大○。在○昔○商○周○盛○時○。聘○莘○迎○渭○。而○明○王○高○士○聲○稱○。決○乎○於○茲○。則○豈○非○上○下○之○間○。交○相○成○而○士○先○為○貴○哉○。吁○。今○之○士○者○何○不○然○也○。

將題中字一提一撥便成佳境使極意摹刻竟難為工

意到筆閒
神理自足

點公性命
唱破人情
題旨大醒

口之於味也

全章

觀○君○子○嚴○性○命○之○辨○而○知○理○欲○之○防○矣○。夫○欲○宰○於○命○理○原○於○性○也○。君○子○將○過○欲○存○理○而○豈○無○伸○抑○於○其○間○哉○。且○人○之○初○生○氣○載○理○理○附○氣○而○要○之○欲○。理○之○際○輕○重○辨○焉○。則○君○子○有○以○推○之○矣○。今○天○下○之○論○性○也○。則○曰○聲○色○臭○味○安○佚○而○已○。其○論○命○也○。則○曰○仁○義○禮○知○天○道○而○已○。夫○謂○欲○為○性○似○也○。獨○不○思○就○欲○之○中○自○有○定○分○之○不○易○與○品○節○之○不○渝○者○。得○非○命○乎○。而○吾○必○欲○執○以○為○性○焉○。則○方○其○未○得○之○先○既○願○望○無○涯○。及○其○既○得○之○後○。又○貪○恋○不○已○。舉○耳○目○口○體○皆○為○吾○累○。曷○若○及○其○所○為○命○者○。而○獨○得○夫○樽○節○限○制○之○準○也○。故○君○子○謂○命○不○謂○性○。誠○欲○引○命○以○自○安○也○。夫○謂○理○為○命○似○也○。獨○不○思○就○命○之○中○自○

有一元之各足與繼善之統同者得非性乎而吾必欲執以為命
焉則藉口於造物何以澄濁而求清諉罪於渺茫何以返薄而歸
厚舉物則秉彛盡皆汨沒曷若及其所為性者而獨完夫太極本
然之妙也故君子謂性不謂命誠欲盡性以立極也黜五色屏五
聲吾心汨乎其無所起而惟求四德之原於天道者期以變惡而
為美薄滋味節佚欲吾心澹乎其無所嗜而唯求天道之統乎四
德者期以及異而為同吁非盡性至命之君子何以異此

此題作者克棟未有剞劂玲瓏若此在

萬曆乙未科

湯賓尹字嘉賓號霍林直隸宣城人

會墨

仁者其言

全

國有道

我矯

好善優於天下

鄉墨

管仲之器

全

君子胡不慥：爾

惡佞

二句

稿

知止而后

三節

物格

二節

湯之盤銘

全

此謂誠於

嚴乎

所謂齊其

全

慈者所以使衆也

其心休：

二句

人莫不飲

二句

人皆曰予

守也

故君子和

一節

吾弗能已矣

夫婦之愚

四句

○ 郊社之禮

二句

故為政在

二句

君臣也

二句

有弗思

措也

果能此道

一節

○ 能盡人之

二句

○○ 成已仁也

二句

○ 合外內

二句

○ 其為物不

二句

君子食無

節

繪事後素

後乎

知其說者

二句

夫子之道

二句

○ 君子喻於

二句

子謂子賤

節

今吾於人

二句

唯恐有聞

○ 不遷怒

二句

○ 務民之義

二句

三人行

節

令也純儉

二句

雖違衆

二句

欲罷不能

節

吾自衛反

節

四也其庶

全

夫子喟然

至末

苟有用我

節

南人有言

節

君子易事

一句

仁者必有

二句

公叔文子

子謂伯魚

不知言

子路人告

行有不得

禹惡旨酒

一介不以

仁言不如

征之為言

節

丘也聞有

二節

節

君子無衆

一段

節

憂民之憂

四句

四節

其君子實

之中

二節

君子平其

二節

二節

天與之

二句

二句

是以論其

二句

二節

雞鳴而起

全

二句

充實而有

一句

可想二字
極得之趣
切乎之神

右說分明
便不消問
此處唯先
全得法

二比屋要
既合蓄復
遠露

仁者其言也切

切乎

并為難出以發切所以前後皆切一認言

以切言論仁者於切之之心可想也夫仁人心也切言者切之以

難為之心而以此思仁仁可知已且學者之涵養率本於此心而

心之存亡則自難易之界分之人不惟其所以難而放縱日乘則

中藏之漓也夫子之與司馬牛論仁也不悉其何以為仁而第直

指曰仁者其言也切將無謂天下之甚有口者其中未必有而遂

養之儒必不於詞說逞也夫人之短於蓄者或以言見長而潤積

之士必不以辨博勝也言也者其仁人之時吐露乎切也者其仁

人之真精神乎但以言觀言疑未足以見仁抑思夫出言之本安

在但以切言觀切言疑未足以盡仁抑思夫能切之故謂何議論

善宜洗發
出心字又
轉出詩無
二字極痛
快極玲截
一句收完

與躬行無兩操而仁者動自收斂有無鉅無細念常恐其莫勝者
彼直懷揚厲之思而難欲妄置一議惡可得焉操行與持論無兩
衷而仁者深自退藏即萬舉萬當時猶恐其或蹶者彼直抱冰兢
之想而雖欲輕發一語惡可得焉蓋天下事以放心處之則無所
不易以慎心處之則無所不難惟其所謂難者非觀望非遜避而
一出於不得不難之心是自然之兢業也故其所謂訥者非喜默
非禁躁而一發於不得不訥之心是自然之寧靜也其言也訥信
乎惟仁者矣而何牛之尚存乎見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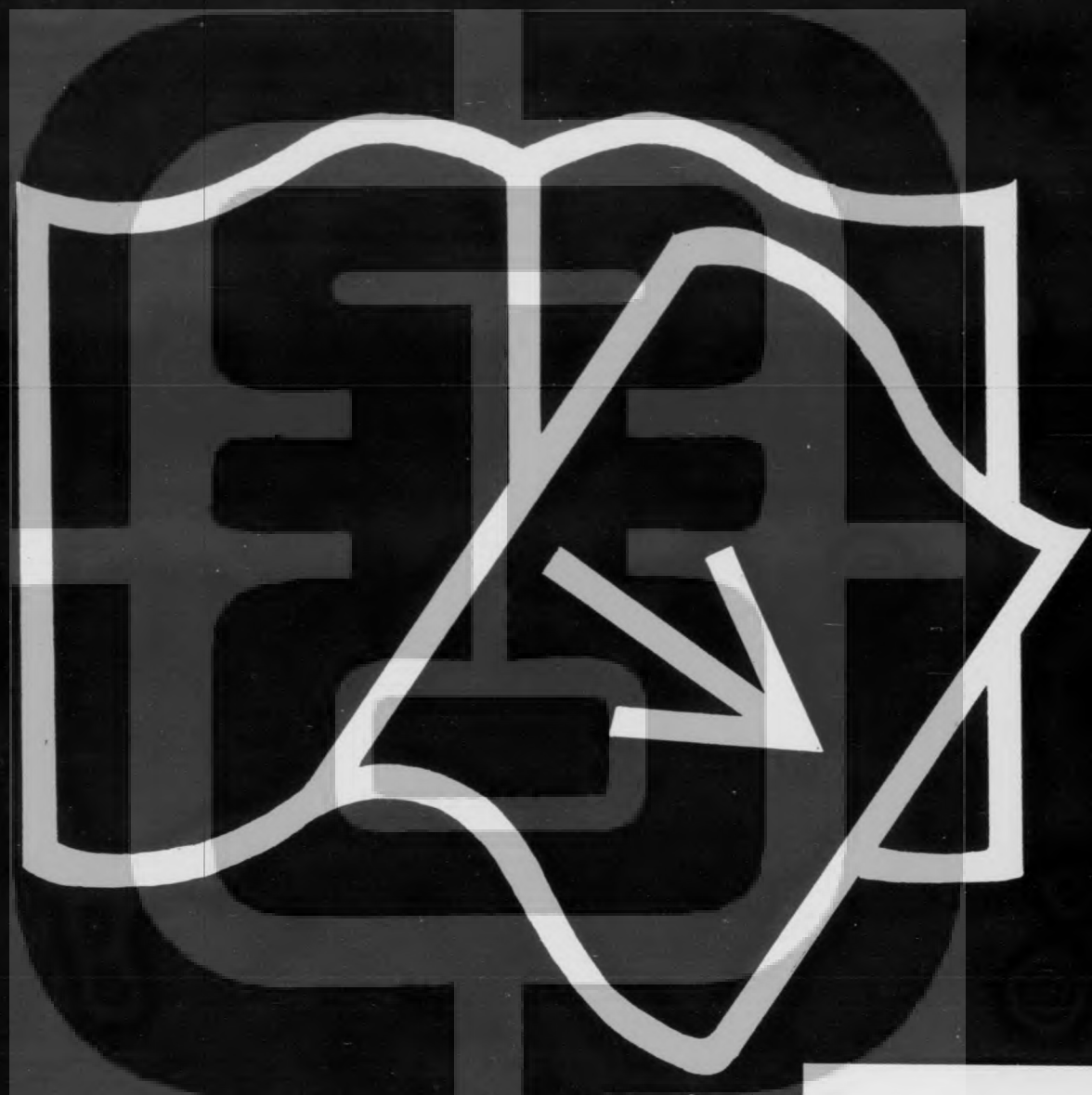
靜會此文妙處只是肖題神耳蓋詩無訥字意自和婉從容此
獨以夷澹涵蓄發之所以元也

冲和湛退
不見奇乃
為奇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

強有見於處達者不為達所移也蓋有道而變塞人情乎故惟不
變足以見強而君子於是乎能處達矣夫子之論強者曰夫人之
最難持者寧獨習俗之異同足以移人哉涉世則思用世蓋至於
用世而一顯一晦之交又以規君子矣何者士人之抱道而處也
恒願以其身故於有道之朝夫有道則自今以前未試之奇達達
明盛固建樹之一會也然自今以後所入之途頓異窮約亦臨淫
之一機也如有能國有道而不變塞乎蓄之平日則廷獻有期而
見之服官則家修不改主上之明聖母亦有唯諾以為通也者而
反之致主之素心當不其然故寧直毋隨據素心也彼第操一念

一語數點
有道便是
俗筆只說
用世上畜
公二比何
等大雅
寒字無限
只一通字
替去



原件短缺

P3

但從不愛
上形容的
雅自見

以出而昭德弼違。惟所挺持已。時事之太平。毋亦有恬愉以為通也者。而質之匡時之雅志。當不其然。故寧方母圓。酬雅志也。彼直執寸衷。以往而朝。經國是。惟所擔當已。砥行者不染濡於富貴。富貴其倘然者耳。惟至於清朝之表。見樹之無前。垂之不朽。而卒無加於昔之恬談。則其不磷不淄之氣象。何如信心者不滌越於功名。功名其顯然者耳。惟至於世路之隱忍。入而不及。覺覺而不及。持而卒自完。其初之朴茂。則其獨往獨來之精神。何如。以是稱強。真矯哉其強矣。此亦不流不倚之為用。當有道而見焉者。也不然。易塞而通。此其時已處通而忘塞。夫獨非人情乎。
他人只講達不復塞此第一句不從國有道後揮得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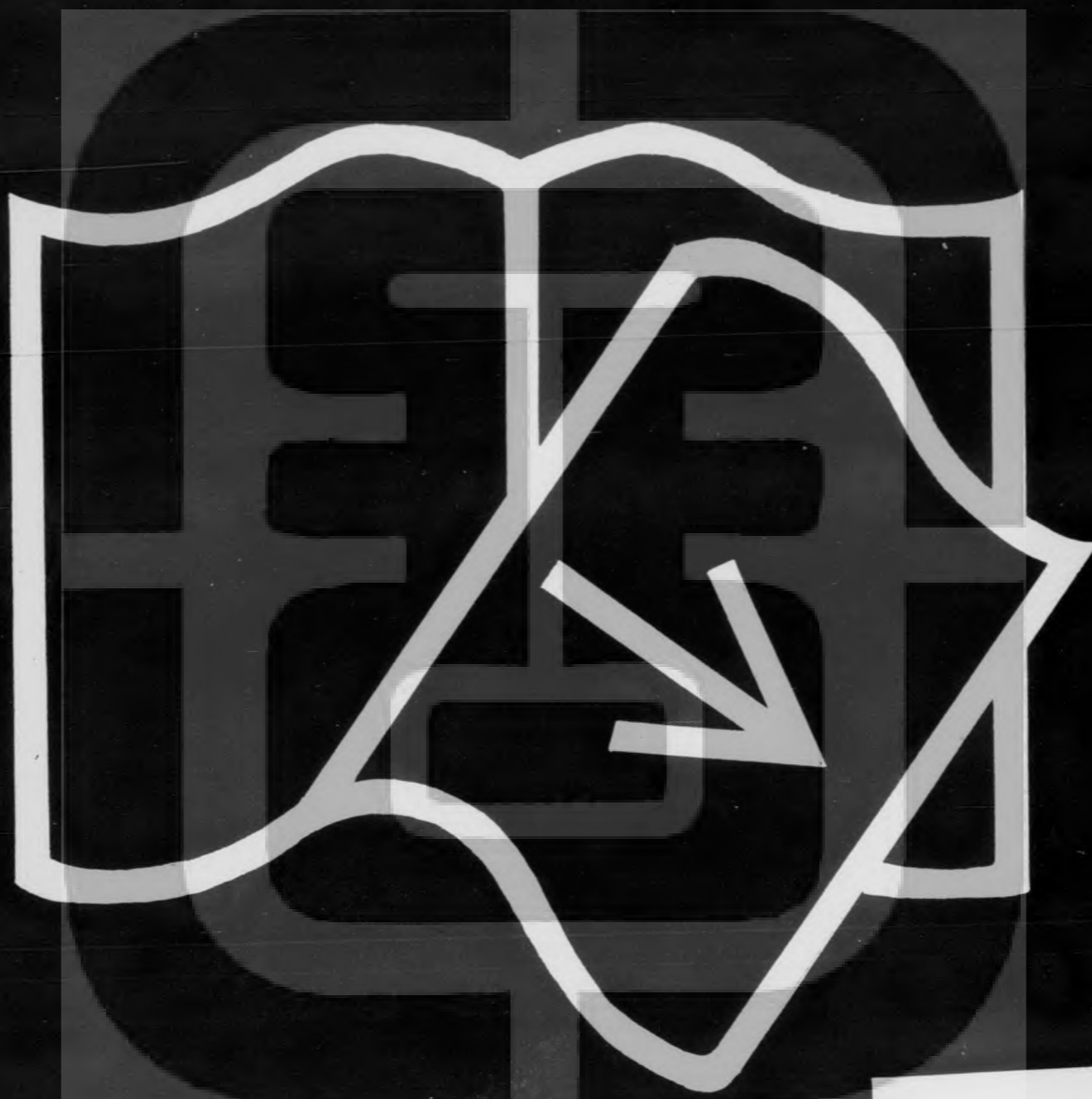
氣局神
大有包涵

馮開之先
生去此題
借管仲是
高子為管
仲是松筆
仲固天下
才一句得
真口氣

管仲之器

全

聖人於齊大夫而深著其器之小焉。蓋奢而犯禮。皆始於器不足也。故以器小槩仲而夫子之所窺仲者微矣。且天下奢儉之界。禮教之防。胥賴柄世者以維持之。頌歌朴循禮。非僅僅謹約之謂。而器宇宏大。則所收欽固自審也。齊管仲之伯業。赫乎稱大矣。乃夫子於是而名之曰器小夫。亦以論度量。則不論功業。而仲之恥不顯於天下者。其挾持僅止此乎。心不出功利之外。雖烈成九合。而徒覺淺衷。道不列皇王之途。雖績奏一匡。而終非大休。仲固天下才也。其器不足稱也。器小則功成而易盈。盈則不儉。而有如擬仲為儉也。則吾未聞大夫之家。臺則三歸。官事則不攝。而猶然稱儉。



原件短缺

P5

它作多云
檢與知禮
便器大此
云器大在
必不奢備
此處毫厘
千里

約之臣也。器小則功高而易肆，肆則非禮。而有如擬仲為知禮也。則吾未聞大夫之家塞門，則同諸侯。及玷則同諸侯，而猶然稱稟禮之臣也。夫國家之財用，豈可虛靡？仲亦自負其有造於齊，故輕為用耳。今以宏度者當之，而澹泊以明己志，猶恐不勝，其不以游覽服役之盛舉物力而盡費之也。亦明矣。國家之名分，豈可妄干？仲亦自逞其功，蓋一世故妄為擬耳。今以志大者當之，而退讓以保成功，猶惧不恪，其不以內外燕享之隆舉等威而盡棄之也。亦明矣。孰謂仲而得為儉為知禮乎哉？又孰謂仲而非器之小乎哉？乃知不盈不濫，必自器大中得之，而訓儉訓禮，亦人臣所以昭德也。
用意任運筆之先而在度溫其氣恬真元品也

只消形容
何是是惡
後惡作
引治生
自評

惡佞恐其亂

信也

聖人似是之惡，有嚴之義。與信者焉。夫佞亂義，利口亂信，皆似之而非也。聖人之惡，有由矣。孟子引言之意曰：天下是非之辨，其最不可混亂者，不可勝紀。故謂言不足憑，而就言之，一途是是非非，尤雜陳也。若孔子之所謂惡佞、惡利口，是已。夫佞何以惡也？以其非義而似義，惟似義而曰以亂之者也。利口何以惡也？以其非信而似信，惟似信而曰以亂之者也。信義本自有真，故至變與不變者，皆足以立夫脩詞之準。而言詞易以惑眾，故至巧與至捷者，皆足以混於大道之中。從人心之裁判者出之，乃名為義焉。彼謫佞之語，為脂為柔，曾何當於方正，而獨以其否而附於可也。而莫

覺其否矣。是以狂言敗義。士君子猶顯而黜之。蓋至於依附名理。津津有味。而益為亂義者。恐也。則衛義之心良深也。從人心之誠。慤者出之。乃名為信焉。彼便利之詞。候彼候此。曾何當於誠實。而獨以其虛而附於實。也。而竟掩其虛矣。是以危詞破信。士君子猶顯弃之。蓋至談說時事。鑿鑿可據。而益為亂信者。恐也。則啟信之意良深也。當其信與義之為用也。正直而朴茂。既已義不勝。佞信不勝。利口而忍為所乘。當其佞與利口之為用也。便僻而圓轉。令人不知有義。不知有信。而竟為所晦。唯其亂之。是以惡之。而似是而非者。於言之一途。有此兩端也。乃鄉愿則其甚耳。

隨意運筆不加點染精采銷遜乙未孟夏義澤涵似

搜撥無餘
種之
而多開處
為高

提學字面
下如破竹

知止而後

三節

法理累針絲密所以無痕

聖經敘得止之由。而必以古人訓焉。夫學起於知。而功則有敘也。循序而進。古人信得所止矣。今天下爭言學。其學不可無所達。而妄求之。亦不可無所期。而強求之。見差於歧路。功隳於躐等。去道滋遠矣。大學之道。合明新而止。至善也。顧未識所止。則疑似奪其鑒。即身心意知之間。亡由返照。而况語於新民。既識所止。則中止樹其極。即家國天下之理。罔不旁通。而何有於己德。蓋自一知止。后而定與靜焉。安與慮焉。始以察識生寧。謚終以神會詣。宜理斯能得矣。得者由我。及人。提要於明德。而所以得者。合明與新一啟。於知止。則本末始終之分。而近道之序也。按其事而不紊。故事無

以容法運
化接連無
痕

遺事而物可兼該循其事而不遺故得有真得而道可全體人見
夫隆古之世治臻醞風而不知其明明德於天下也先之治國先
之齊家又先之脩身欲撫世則期之上理而止而功始懋脩古英
哲所不廢也人又見夫遠古之時人還固有而不知其修身也先
之正心先之誠意又先之致知格物念禮躬則斬之粹白而止而
功始研窮古聖哲所不外也惟知止而后得惟古人而後能真有
得故昏昧之見不可幾於止者局於識也而鹵莽之衷不可試於
道者蔽於驟也合之見入大學矣

安揮字而融疏節文於疏在密原之中機綱無折旋之迹雅明
即合宜係化工

尋常位次
品依爵點
水不隔在
壁旋旋

物格而后

二節

聖經申言明新之序而推本於身焉夫由格致而治平學斯全也
而本之惟脩身身頤可緩乎哉且明德新民聖學不得分之二為兩
故驚玄默而略民物終為未竟之功而急治化忘躬脩於本原無
當也古人之齊治均平而必先之修身又先之格致誠止夫一身
之機所係幾何而若是兢兢哉身之理寄於物而格於知知致於
物格之後而意之誠者目之也身之理觸於意而宰於心心正於
誠意之後而身之脩者目之也唯身一脩而家之人同此身焉有
不齊者否矣國之人與家同此身焉有不治者否矣天下之人又
與國同此身焉有不平者否矣言天子庶人天下之人好修泰

頤此四字
則修身焉
本不必又
起於姓

不以庶人
對方合以
至二字

隆之上理。合言家國天下而一人懋備。基萬方之率化。故格物而
致知。所以啓備之之端也。而非緩圖也。明天子以此樹元良。而刑
于湯穆。皆提攝於一身之內。即下而庶人。猶是已。誠意而正心。所
以踐備之之實也。而非末務也。聖天子以此端軌範。而雍肅平章。
皆根抵於修身之內。即下而庶人。有然已。蓋上下之人不一。而其
身既無異。其所托於世道者亦無異。天下未有無本之治。而孰不
以備身為本。我有備身之寔功。而後可以脩。故本不可不專務也。
有備身之寔化。而後謂之能修。故本不可不預立也。識明新之序
而探其本於大學之道近矣。

務實備身。維精必致。無不如此。意又若不任意。

湯之盤銘曰

全

傳者釋新民而援古以示之極焉。夫道在新民。以三王為極也。誠
用其極而新之之責始無負矣。且大人之學。繼天子民之學也。民
非無與於已。故不可以不新民之德。非無與已之德。又不可以湯
焉而新也。吾以為君子者。上承天運。下撫羣生。由已而推之。民一
人之德。意暨於萬姓。而鑒觀已在天矣。由民而約之。已帝天之明
命。主於小民。而感通實在已矣。觀之湯盤曰。日新曰又新。而作新
斯民。詠之康誥焉。其命維新。詠之大雅焉。稽詩書之遺訓。成湯以
之。式九圍而文武以之。清四海。二代所以臻極治也。考聖哲之遺
規。自新者立新民之基。而作新者昌維新之運。三王所以建極功

伸縮慶章
法暖應
天人已三
字迴環
繳

此三節一
條貫下合
義更融

也。以聖敬之主尚勤浴德之戒。吾敢不以日新者自勵乎。而由此
淋世。即由此格天。循其振作民風者。用以靈承帝命。焉而不得不
兢兢已。以碩謨之聖尚勤躬脩之銘。吾何敢以能新者自怠乎。而
由此帥民。即由此凝命。率其鼓舞羣庶者。用以仰答天心。焉而不
得不汲汲已。仰追盛王之理。契慕常殷。而思法湯。思法武。思法文。
會其全而後已。俯念民生之衆。石變寔難。而驗之已德。驗之民俗。
驗之帝命。造其極而無遺。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極在三王
用極在君子。君子信能新民者矣。

半潤春宮不煩刻削難於字字短續學味轉微

無健衣向
揚手

此謂誠於中 二節

以誠中之幾言獨而益證獨之嚴也。夫中外相回則指視者甚嚴矣。
而君子之慎獨有以哉。且意之誠也。其幾自獨始矣。人必謹其幾而
後能誠。亦必識其嚴而後能謹也。彼之不慎獨而肆惡閒居者。固自
謂獨之莫予視。莫予指。亦何所稍嚴也哉。而卒無迹於肺肝之見也。
此謂中之必通於外矣。誠之必至於形矣。在中者無一不形之外。而
自欺而欺。自慊而慊。則當慮其所由終在外者。無一不本於誠。而好
誠於好。惡誠於惡。則當謹其所自始。故以知君子之必慎獨。其欲以
誠中而慎邪。其監於形外而慎邪。以其僅起於中也。而安得有視以
其中之必形也。而幽獨之內。夫孰非羣視之所集邪。以其僅起於中。

一塵不染

易霍沐

皆嗟詠嘆
肯引言意

也。而安得有指。以其中之必形也。而幽獨之內。夫孰非衆指之所聚。乎。從已之真視真指論。以外視外。猶可匿也。以中視中。不可匿也。而昭然不昧之良。即具夫著見之本。從人之共視共指論。飾之外者。人察其外。匿之中者。人又照其中。而闇然獨覺之天。何所容掩護之力。吾不意天下之至見至顯者。人但屬之乎外。而乃悉自獨始也。則獨之幾。抑何嚴而安。得不兢兢慎也。吾不意天下之至隱至微者。人以屬之乎獨。而乃無不外著也。則獨之幾。抑何嚴而安。得不凜凜慎也。固知指視之交。加即中外之相符。而君子慎獨之心。一其嚴之心矣。曾子平日之言。乃亦為誠意而發者乎。

有真澤
故章法不淨

渾特真道
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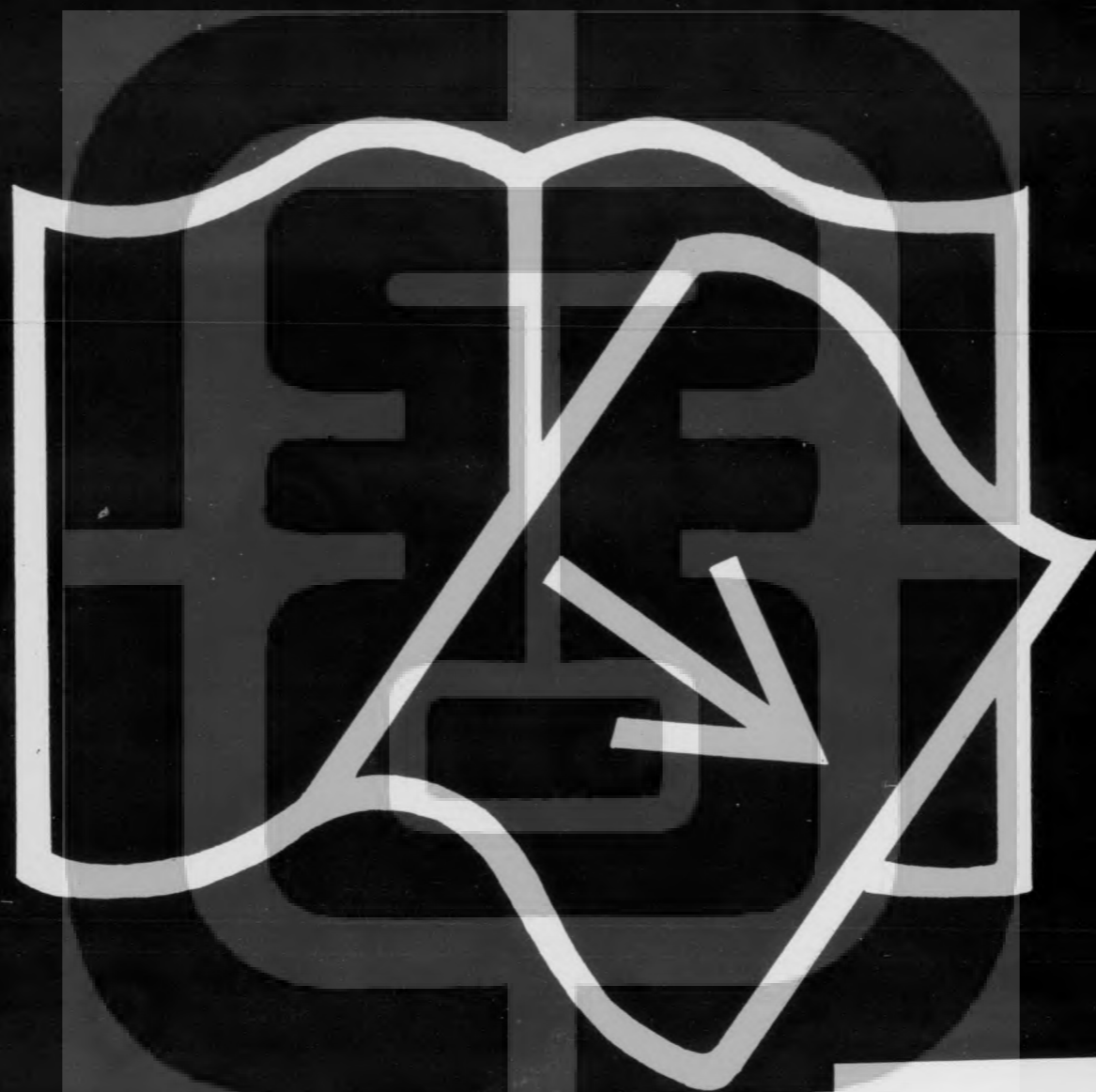
所謂齊其家

全

觀於修齊之說。而知用情之當察也。夫家觀於身。則一用情不可不謹也。處家者。領可忽好惡哉。大傳意曰。君子以身範家。功甚急矣。顧官闈之際。達於寰宇。而苟非聖哲平情。此家未可輕議理也。經文何以謂齊家在修身。哉。身難修矣。修身於處家之中。抑又難矣。人即能預定。夫心與意之則。而愛惡之情。屬於偶觸。則易動。人或能素持。夫天下與國之準。而內庭之內。屬於素昵。則易偏。於是。有為親愛畏敬也。而辟矣。賤惡教惰哀矜也。而辟矣。積愛而忘所惡。則過厚也。諛之所云。莫知其子之惡者也。積惡而忘其美。則愈疏也。諛之所云。莫知其苗之碩者也。可好可惡之理。投之以

易經本

十一



原件短缺

P12

從來只說
得身不修
則家不齊
而不可以
齊內遷自
齊家先說
起此得

比昵之情而弊且壅蔽而不悟為好為惡之念又任之以感觸之
情而究乃浸淫而莫已以此持身身何能備則以此範家而家又
何能齊哉一人之喜怒無常而各執偏主彼以並處宮壺之人而
或以行吾寵幸或以肆吾威權則吾所以處之者不待其齊也一
家之耳目最近而轉相效尤難以安處廷闈之衆而情愛終於相
嫌猜疑反以口禍則家人之交相待者俱未有得其齊者也惟身
不脩不可以齊家故知以端身極則先入之衷不可有也而以嚴
家範則頗僻之私不可有也通於脩齊之說者而可以慎於好惡
之間矣

正心之辭不修者相此極極淡為令人自會

兩句一意
此提以下
好混糞

其心休休焉

二句

書狀相臣之心惟其能容也蓋論相者先論其心也休休而有容
是古大臣之度已傳記秦誓之言蓋曰君與相所與共乎天下者
也為君者當以天下之心為心而為天下置輔弼之臣亦必有不
問才猷先卜心忤者若秦誓所思斷斷無技蓋不以技顯已乃所
以狀其心者則曰休休焉曰其如有容焉夫休休何以稱也人苟
翹然自上則有所執而不化而大臣坦易以為度無一物得據其
中也休休而如有容又何以稱也人非退焉自下則有所距而不
入而大臣冲虛以為量自無一物不入其中也毓德於寧靜而進
不結主上之知退不要流俗之譽油油然與世相渾忘焉耳忘物

即休之
出有容
中休容
不相離

忘我而無象之際萬象森然如有所翕受而無遺者焉。養粹於滲泊而近不要一時之蹟遠不計身後之名悠悠然付之無何有焉。耳何思何慮而無我之中無物非我如有所并包而莫測者焉。蓋惟休休則至平平心者無偏故受之而不傾惟休休則至虛虛中者無阻礙故投之而不盈即此以想其有容之體人不必其與已同而上下前後皆心所通也。由此以推其能容之用功不必其自已出而天侖民心皆心所維也。又况乎以賢才而遇虛受之衷其孚契曷有間時以良相而勤吐握之節其樂利曷有窮時哉。此秦誓之所思而平天下者不可無此臣也。

雞形密處以精移移括括雞發揮處以冷任點綴

人莫不飲食

節

聖人慨人之昧道而以飲食覺之也。夫飲食之味皆道也。而人不能知則知道者誰乎。夫子覺人之意曰。道之明且行也。功蓋相須焉。故明者明其所行而知者乃所以為明而行之之寔也。夫使今天下而得一知道之人何憂不明不行哉。然而道非難知知非道外。試即性以觀道。日用之間不有飲食乎。而飲食性也。飲食之中又不有味乎。而知味亦性也。人孰無飲而責以飲之味則有所不能知人孰無食而責以食之味則有所不能知。以其知之小者而言則甘苦之度調劑之宜其辨別在日用間。而任其所欲則無節。又或者以飢渴而害之也是皆不得其正味者也。而能得其正味

知與明有
辨

說不知只
互日月爰
微問不即
飲食不離

飲食中
有真

者亦鮮已以其知之大者而言則天地之和禮義之中其得失在
幾微間而恣其所求則無厭又甚者決性命以徇之也是皆不喻
其真味者也而能喻其真味者亦鮮已味即飲食之味而日相習
則狎以為常故體認者疎而終身不解人即飲食之人而衆相循
則忽其為易故照察者寡而天下皆迷夫索之玄遠猶曰不可知
乃味在食息之中而猶然不知也所與知者何物詰以神識猶曰
不易能乃知在目前之近而人皆鮮能也所與能者何事則信乎
人之不知道也道不離人而人自離之也夫既已不能知而何所
稱明又何望其行哉蓋智愚賢不肖之為弊均矣

即性觀道依見飲食不是引喻清虛之依皆實美雪澄也

了性于胸
中太後了
然于筆下

人皆曰予知

守也

聖人貴能守而不以徒擇者為智焉夫擇以守而真也不能守矣
尚得謂之智乎夫子意曰道之行且明也在知邪抑不在知邪夫
惟有真知者斯有真得而亦惟不自有其知者乃深於知者也世
不乏賢智之士皆曰予知矣智者精於擇擇者期於中庸其自以
為智也以為能擇中庸乎哉顧道惟庸者所以為中則必日用常
行永為實際而後能完其擇之之理惟得其中者乃得其所以庸
則雖意見情識稍有間隔而卒難純其擇之之心偶見為中也而
或起於臆度焉臆度之未融而一念而至者忽一念而弛究且至
易至簡之理終不勝其隱怪之思而廢於半途矣不能守矣寔見

易聖林

十五

是理處中
辨擊入理
深出後頭

得中也而尚參以成心為成心之未化而執之於此者忽遺之於彼究且不偏不倚之真祗以濟其偏倚之習而差以終身矣不能守矣自以為能合其合者未幾而離非離之易而合者之原非真合也甫意其能存其存者未幾而亡非亡之易而存者之本非真存也蓋道在中庸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夫即湏臾離之尚猶不可而何有於期月擇果中庸知之精也自守之一也夫且邈世不知尚猶不悔而何難於期月信乎上聖惟不自智故為大智下士惟自矜其智故終於無智觀於能擇能守之際而賢知者亦可以省已

真知不天守不能守則非真知此意宜透

茅抄照名
名妙不遊
利川

故君子和一節

合觀君子之強一於有勝而已夫天下惟已私為難勝也不流不倚而治亂由是焉斯君子之強哉夫子告子路以當強者意曰夫所謂強者合智與仁而貞焉之謂也故一時之激勵特意氣之私要於盡微疑似之見獨全純一之守則非有平日之大涵養不能焉君子之強誠異於南北矣而易以微焉彼持身之道莫善於中和非以昵俗一比昵則勢必為流而治世每托於尚同亂世或習於脂膏亦和而易流之弊也中非以絕俗一睽絕則勢必至倚而重墜隳於通顯大節弃其生平六中互易倚之弊也乃君子則和矣而不流矣愚夫愚婦視為一體而卒不徇其非彼混然雜處之際日相習而俱化既

寒字只從
中和而來
女休峻

非合俗之常而君子曾不少緇也。何其矯也。中立矣而不倚矣。獨見
獨聞要於一理而必自成。其是彼子然孤立之時。羣相詒而莫容訛
無易轍之想。而君子曾不少移也。強何如也。由是而當有道。則以此
不流與不倚者。著見於清朝。而正直忠厚。一中和之大綱也。仕途之
紛華甚廣。其漸染為特。汲於不變。塞而強之。矯也。見於處有道矣。由
是而當無道。則以此不流與不倚者。挺持於濁世。而就義輕生。一中
和之大節也。亂離之禍。患甚危。其倉卒為難辨。於至死不變而強之
矯也。見於處無道矣。和為達道。中為大本。出之各異其用。而無治與
無亂者。則道之所以無間。和不離中。不離和合之一貞。其守而可
治與可亂者。則功之所以不息。蓋力於自勝。而天下卒莫之能勝。君

子之強真而強哉

中
和
者
神
法
紀
律
法
固
自
井
德

故君子



原件短缺

P18

受羈縲不
失作而足
為中作也

聖道有法

○ 夫婦之愚

四句

知不足是此題真髓從此中合得口自如

合愚與聖以觀道而道不可以知盡也。夫易知道也。然夫婦與知而聖人有不知道何如妙哉。且今之言道者溺其旨矣。自以為無知而強之知。自以為有知而索之不必知。愚飾詐智驚愚。則皆反以知病也。夫道也。而果不可知者。邪。夫知也。而果可以盡道者。邪。謂夫婦愚而道不遺於愚。則探之。日用無知者。未始一無所知。虛靈之妙用。不覺露於此矣。謂愚者與知而道不限於知。則極之神聖道有所至者。知有所不至。昏悟之本原。不覺又窮於此矣。其洞乎無思慮者。偶觸机而慮生。誰無一得之明哉。而至以一人之思慮。遍覽事機。則不論不詳。宇宙之內。其出於億料者尚多也。雖聖

人亦容有之也。其芒乎無知識者，偶觸變而識生，誰無一隙之良
哉。而至以一人之知識，歷搜世變，則何始何終。今古之際，其出於
測度者固多也。雖聖人亦容有之也。分言之則愚者通於心思之
固，有聖者塞於耳目之未逮，而愚則何通，聖則何塞。各相安於天
啓之真，合言之則或以顯蒙效知於神聖，或以聖哲起知於凡愚。
而不知而知，知而不知，總相忘於道術之內。蓋道率性者也。夫婦
得性以為知，故與知者道而傲。夫婦以所不知者即非道，聖人不
能外性以為知，故有不知者道而索。聖人之所不知者即非道，則
信乎道之不以知盡也。而費隱見矣。

能此此法便於理題板在能活方在能負

○ 郊社之禮

上帝也

禮有行於享帝者，而二聖之思遠矣。夫郊社至大禮也，以之事上帝。
而武周之孝思不既遠哉。中庸申言達孝意曰：國家大事莫過於祀
而一代典章有非天子不能操者，則王制所由時舉而無害其為承
先也。夫諸侯祭封山川，周之先僅有社禮耳。武周起而郊社之禮
乃同議而共舉也。則何以哉。蓋凡禮之設也，分相臨則有事，維王稱
帝而猶有臨於帝之上者，非天也邪。精相承則有事，惟天無上而得
以承於天之下者，非天子也邪。故武周之制為郊社也，禮不必襲，故
事由於創始，意不在飾虛文本於格天。上帝之生成功德無處不流，
即匹夫匹婦尚不能忘欽若之想，而況以明聖之后總理民物，其責

有無互為
虛實相生
取之變幻
向之秀發

又安謐也。當時假牲帛而告虔，無亦仰鼎功德，萃萬姓之精神，以通之焉耳。而豈為迨乎上帝之威命，靈爽有所獨寄，即五侯九伯，曾不得與對越之班，而至以崖起之聖，撫御皇圖，其機若有待也。當時假圭璧而告忱，毋亦仰祇靈威，竭一人之意氣，以孚之焉耳。而何敢怠焉。有所以為事之之實，則出入游衍，無時而非天。王者所以合穹蒼於一念也。有所以為事之之儀，則泰壇泰圻，同時而舉事。王者所以昭馨格於兩間也。以祈天而兼禴地，今以前數十世之所未有，創之而無疑，以宗子而奠乾坤，今以後數百年之所未奉行，遵之而不敢廢。此非武周禮制之精，而為達孝者哉。

題面奉室以少者機運之處，於球

開漢中自
然鼓舞

故為政在人

二句

聖人揭言敏政者而責之於君身焉。夫政先取人而所以取之者身也。乃知敏政固有原矣。夫子告哀公意曰：人君之運治也，功有所兼成，而責有所獨重。敏政者之必以人道，人道固合君臣而為言者也。專言敏政而人先之矣。合言人道而身又先之矣。故知是政也不患不舉，患弗能為；而是人也不患不存，患弗能取。兩朝之寔錄在望，誰為整頓而令出於其跡也？是必有贊襄之人在乎，而人之聚也聚於合志，非君為感之而人孰應之也。則身固所以為人

埋感各字
而無位置安

易霍沐

則身固所以取之之的也。致治資衆人之略。故非有名世。不翊鴻
猷。而臣不能自興。必待主聖而興。士乃有懷瑾握瑜。潛德耀於窮
閭。而不肯試於庸主者。此果人之咎邪。抑取人者之咎邪。太平非
獨運之功。故惟有聖明。不廢延攬。而主不必皆聖。則用不必皆賢。
世乃有懸爵設祿。弓旌貴於道路。而不能得一真才者。此果下之
乏人邪。抑身之無以取人邪。信乎為政在人。得所以為之之人。而
政可無息也。取人以身端。所以取之之身。而人不能舍也。斯人道
敏政之說。公得無意乎。

此題能乎不道作高華此至佳耳此知字：捉翻字：
安社惟覺機格飛動

粘身正家
題肯瞭然

君臣也父子也

兩舉道之大者。而知道不外於身也。夫有身則有君臣父子矣。而
道孰加於此哉。夫子以脩道啓哀公也。若曰：人知道之可以物身。
而不知身之未始離乎道也。身不越朝廷而道在矣。身不越家庭
而道又在矣。達道有五。臣首舉其大者。夫所謂敏政之人。非君與
臣合而起者邪。夫所謂事親之親。非父與子合而起者邪。人道之
綱維。唯君而有君。則有臣。試觀堂陛之上。誰儼然而令者。誰恪然
而共者。吾之身。非其為君。則其為臣。而共有此身之人。亦未有離
君若臣。而別自為身者也。故自事使相成。以來。其間或以明稱。或
以良稱。或以庸君具臣稱。即盡道與否不一。而君臣之道。則身而

室中布累
據明天下
之達非遊
術也

俱之矣。人道之本始唯父。而有父則有子。試觀庭闈之中。前而貽燕翼者誰乎。後而承宗祫者誰乎。吾之身非其為父。則其為子。而共有此身之人。亦未有舍父若子。而自成其身者也。故自作述相傳以來。其間或以慈稱。或以孝稱。或以頑嚚不肖稱。即盡道與否不一。而父子之道。則身而俱之矣。蓋分有所不移。故君父之尊如天。臣子之卑如地。道之所以秩然也。而責有所交盡。故德同則叔不相假。心一則情不相猜。道之所以藹然也。達道之五。兩者其最大矣。夫孰非君臣父子乎哉。而文武之君臣與文為父武為子。則萬載為烈也。以道修身者宜何如以脩之也邪。

扶畫題情曲賦文致

空洒蕩漾
幾于劣矣

有弗思

措也

聖人勵思誠者之志。期於必得而已。夫不思則不得。必有所得而後為真思也。此求誠者之所自勵。與夫子以人道勉哀公意曰。學者非具生知之資。而徒曰不思而得。夫得之則已難矣。又歛自斬其思。乎誠之者之慎思。則必不然。彼其所謂思者。是以吾之心。用之於明與誠之間。而益探其微者也。是以吾之心。繼之於學與問之。後而力收其效者也。吾惟無志於誠。斯已耳。誠不可諉。而豈容以弗思。惟不知所思。斯已耳。思則必通。而豈安於無得。索吾之精於學問之所及。而所及者。或執而不能以相忘。夫孰無至虛之境。而象外之象。毫有未融。於真境終茫然也。惟是冥會之為兢兢。而

弗得弗措
虛即是誠
何待精會

何敢自安矣。澄吾之慮於學問之所不及。而不及者。或阻而不能以相通。夫孰無至靈之幾。而物中之物。稍有未徹於真機。徒汶然也。惟是固維之為凜凜。而何敢自廢矣。蓋思以誠。用誠之極者。可以屏耳目。捐形骸。故當其思之之時。非惟不知有得。且不自知有思。誠之者之所以純其心也。而誠以思。運誠之通者。可以會天地。洽古今。故當其既思以後。必得為真得。斯思為真思。誠之者所以益純其功也。愈弗得則愈思。而思者惟誠。隨有思則隨得。而得者亦惟誠。聖人得之不思。而困勉者得之於弗措之思。是在所自勵矣。

此題室中無象。室中無色。作手正令。

果能此道矣

節

誠之者之道。聖人迪君。以必能焉。夫明且強則誠矣。然非能盡誠之道。而何以有此哉。且誠也者。合天人而為言者也。天則不離乎人。而人則可全乎天。擇執之功。必以百倍。所謂誠之者。之人道。非邪。顧此道也。吾以厚望於愚者。而自安於愚。則不能。即能之。而尚以委靡參焉。猶弗能也。如誠之者之於此道。而果其尚以昏昧乘焉。猶弗能也。吾以厚望於柔者。而自安於柔。則不能。即能之。而尚以委靡參焉。猶弗能也。如誠之者之於此道。而果其必能矣乎。有決斷之意。無退托之思。有奮然必到之精。無冥然兩可之見。如是。而何有於愚。雖愚亦何足患哉。觸於一念。即天啟之聰。至此。念念觸發。而固有之聰明。曾不復有纖毫之障蔽者。吾信

翻室揭出
果能二字
光景

收得通章
意是方是
括許

其必明矣如是而何有於柔雖柔亦何足患哉激於一念即天作
之強至此念念激勵而固有之強毅曾無復有幾微之沉溺者吾
信其必強矣蓋知仁勇之德本人所同而以其工夫還其本體本
體即工夫之發見也而思且勉之外別無不思不勉之域近知近
仁近勇之功猶曰二之而作之不已乃成自然自然即不已之真
境也而困且勉之餘一皆生焉安焉之妙惟能此道而明與強可
必惟必明必強而後能者為果能也此之謂知之成功之一乎而
於天道何負焉願公之母讓也

提振必從筋脈照會必徹通身故理無不醒神無不足

從人說物
物是該脈
耳其實直
接法其
性然法脈
却去不向
此文挿入
吾人句物
弓化工

能盡人之性 物之性

即至誠之盡物而盡性見矣夫人物無二性也而獨遺乎物哉合之
皆至誠之盡性也中庸意曰夫人性之中無物之形而有物物之理
故留一物於中恐以汨吾性而遺一物於外又以隘吾性乃至誠之
盡性也寧獨盡人之性已哉性有偏全誠無彼此當吾受性於天之
初物與人共出於太虛而實理之所兼該盡合生心各足當吾克完
其性之日物與人共游於太公而無我之所陶鑄合異類以咸熙宇
宙間之形色其種種而難齊者惟物而誠則形不能為之涯由人以
推及於物而九體以一視之思予以蕃若之性者皆誠實之念所周
而到也而安見有遺物也宇宙間之情識其蠢蠢而難度者惟物而

誠則情不能為之礙。由人以通及於物。而凡存以愛養之。衷施以樽節之術者。皆真誠之念。所懇而致也。而無復有遺能也。從一物論。則大空不着之體。足為物始。而有情無情。皆茂對之所。獨詳故。雖以品物之微。無不各適其天。而至誠之共適其適者。殆無不盡之懷矣。從萬物論。則降衷咸備之理。足為物樞。而昆蟲草木。亦胞與之所成。及故。雖以聖世之澤。不必盡被於物。而至誠之因物付物者。卒無不盡之心矣。信乎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以物觀人。人也。物也。猶出於異類。故愛物者。固在仁民之後。以物觀我。我也。物也。同出於一原。故成物者。即在成己之中。性為物性。不無偏而不全之稟。誠為至誠。必無偏而不舉之量。蓋至於贊化參兩。而盡性之功始完美矣。

成己仁也

二句

中庸闡誠之蘊。於兼成者。而見其真也。蓋仁與智。一誠之理也。成己成物。而寧復有餘蘊哉。此以知能誠之妙也。且誠之分量自成。自道而不限於己也。終物始物。而不越乎己也。要以會自然之靈。體完吾儒之靈用。則成己所以成物。而其理非有二焉。曷言之。蓋己與物之名。從形骸起者也。徒謂之己。則一膜之外。已隔而不相通。徒謂之曰物。則萬彙之情。益懸而不及。照而今惟誠以成己矣。曰成己。是不以己為己。而以萬物一體之懷。還而自得。其真己。試於此。想其太公之襟度。蓋有通之情。識之外。何我非物。聽之并包之中。何物非我。成身成性。而眈眈者。固浹洽於六合也。夫是之為

當令則合
當靈則誠
此機之神
會非語言
所能

全下又合
外由意清
融淡

熟到誠上
年約之方

仁而仁非誠之真體也。邪惟成已以成物矣。曰成物是不以物觀物。而以一己固有之情推而遍照乎庶物。試於此想其靈襟之昭融。蓋有察之無始之先。不惟無物亦無我。揆之有生之後。不得離物以為我。盡人盡物而惺惺者。固朗徹於方寸也。夫是之謂智。而智非誠之真覺也。邪仁以己而真。而不以己而障。不為己所障。故智也。智以物而通。而不以物而睽。不為物所睽。故仁也。則信乎仁智非有二理。成已成物。非有二事。而誠之者之功。必至此而始為全也。人已二字。非得一體。仁知二字。亦非攸別。

此題太說開不濟。太說合不得。二大比開。以帶合。以會題練。至後。不覺透盡消息矣。

精實題運
以靈測

合內外之

二句

知道之合一而益知能誠之妙也。夫通無內外。故能誠則無不宜也。而何有於成物哉。且君子之於道也。探其原。斯可以究其用人。徒疑誠者之成已。而成物何所措之。皆宜哉。大凡措之而弗宜者。必其有不合者也。凡道之有不合者。必其不出於性者也。乃觀成已之仁。成物之智。而皆屬於性矣。性則仁與智俱統於一元。而不分情識。性則已與物同圓於一體。而不隔形骸。其秩然而各足者。已即寓之於物。而物即具之於已。孰為內乎。孰為外乎。惟道合而不分。故成已者之分量。果有不限於一己者焉。而時而葆真。即時而錫類。觸處皆準矣。其森然而成倫者。已非獨自為已。而物非別

向是現
不實粘一
語微通篇
旋一故字
旋轉

易霍沐

曰此各在
故字德在
不知

自為物內固內乎外亦內乎惟道合而無間故成物者之功用果
有不越於一己者焉而時而存養即時而甄陶隨處皆當矣蓋道
之為言率乎性者也性不二而道亦不二故有以致虛守靜之學
托言於性體而民物未育天地未位皆未免有虧於此性之內誠
之為言完乎道者也其誠全而所成者亦全故有以盡性踐形之
功自擴其道術而位育由是參贊由是皆不必更求於此誠之外
已邪物邪成已邪成物邪始則合而無合其真源也既則措而無
措其妙用也不然而一有弗宜毋亦自成自道者功有未盡而所
合者之先自離焉耳則信乎誠之為貴也 **晴沼一泓**

明字只合輕點題神在故字上 要知故字正是所以二字詮解

不二所以
不測說得
融洽哉于
於羊挂角
矣

其為物不貳

二句

以誠言生物者而知天地之道矣夫天地生物者也而惟不貳則不
測焉則道固盡於誠哉中庸舉天地明至誠也蓋曰誠之為道原於
天侖付於人心完寔心以妙寔用至誠所以參天地也而天地之道
何以一言盡哉彼觀天地者必推生物矣願言生者不得生生之本
言物者不得物物之原惟以道觀則有不可見之道斯有可見之天
地是天地亦道中之一物也而有既分之天地必有不可分之寔理
是天地以不貳為物也以靜言天地其所併包者無物而要之太始
中惟此一理凡其為靜專為靜翕皆一之凝聚而何所貳也不貳則
精之所蓄獨注於陶鈞之際盡羣物之類資之以生而卒莫測其所

以平寔
卷平寔理
唯恐餘在
不曉

生矣。以動言天地。其所發育者無限。而要之。太極中惟有此理。凡其為動。直為動。闢皆一之敷布。而何所貳也。不貳則真之所運。獨凝於真。毒之表。合五行之令。布之為生。而莫測其由。生矣。蓋稍涉於貳者。有所生。或有所不生。而緣一以為樞。則無念而不生者也。故廣生大生。功用極於至賾。而以此為天地之物。即以此為萬物之物。起以不貳者。昭大化也。稍間於貳者。有不能盡生。斯可測其所以生。而緣一以為運。則無物而非其所生者也。故維玄維默。神機妙於忘言。而立於未始。有物之先行。於既始。有物之後。寔以不貳者。妙玄工也。兩者合之。為一。而兩以。一神一者。散之為萬。而萬復為一。天地之道。不言盡哉。而至誠之。不貳不測。猶是也。

君子食無求

一節

聖人所稱好學者。惟其專於道而已。蓋學以道為準也。志之不分。而一期於道也。乃稱好學士矣。夫子勗學者曰。士人之學。惟以達於道而已。一念之向道。輒可自附於學。而首一念少出於道。終不可謂之好學。夫所語於好學者。果何謂也。我想學士所最切者。不過言行兩端。而人情所易分者。則又居食之一念耳。夫使居與食。而及足。移心事與言。而不期當道。是志與學。猶二之者也。胡稱好哉。有如君子者。不求飽。不求安。而惟所斂者。事焉。所慎者。言焉。所然而止者。有道焉。舉口体之奉。毫不足經其中。而中之所注念者。非躬行。則議論也。矯偏傲惰。而時質於有道之觀刑。蓋一毫未協。

入手不忙
便有勢

通節俱收
在一股中
仍按挫有
勁波

而此中仍闕如矣。舉外慕之私，略不足分其內，而內之所專向者，非戒怠惰則戒放縱也。恥言過行，而猶質之有道之儀範，蓋一念向道，而此中無已時矣。學以外無一之能，禱學以內無一之敢讓，內以學體諸己，愈求而愈覺不遑，外以學考諸人，愈進而愈若不合。斯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以是而稱好學，則可謂好學也已矣。不然，彼其無求安飽也，敏慎也，就正也，念念在學，何有一念之少離者，而尚不得稱好學也乎哉。

此題一氣趕下略便，非但中冒轉於礙，亦佳此直飲。

題神真能為也。

全書卷上
有度有神

子曰繪事後素

後乎

賢者黜文之思，曰聖言而動也。蓋禮必有所自始也。通於繪事之序，而禮意固可識矣。且昔先王之制禮也，始於目情，而終於防天下之情。世相率以習偽，而有激之士，至謂禮為亂首，則皆未窺夫禮之原也。夫使禮制之初，而猥無所先也。作者炫萬年之耳目，行者矜一代之紛華，僅僅一藻繪之餘事耳。而即以繪事論，亦必有先焉者。有飾者，雖為更飾，無色也。而色加之，故雖以文采之工，不能不曰夫質素則施受之常也。而難以人文之極，無不具足於大素，則原委之別也。繪事而必後素，夫子蓋以此明素絢哉。而商遂恍然悟於禮也。夫禮之為用，非特猶之乎繪也。未聞越素而有繪。

從以想像
字

者。而以此思禮禮可知矣。未聞先素以成繪者。而以此思禮禮可知矣。然則禮其後乎。尊卑上下之交。率揖讓以相接。而托於揖讓已覺有緣飾之意焉。誠以此默想於成禮之始。而不有所主。彼紛然而相接者。將安所附也。周旋裼襲之際。率儀文以相高。而假於儀文已覺有雕琢之煩焉。誠以此默會於用禮之原。而不有其質。彼煒然而相高者。又安所始也。驗民風即千古之明。備何如太初。而風必有所自起。參國運則社季之澆漓。益非先進而運必有所由。維天下文質之序。毋亦繪事後素之旨而已。噫。識其所謂後者。而求其所謂素者。則在柄禮者哉。

文章深理會口氣如此。題禮后乎。三子有無依恍然。悠然光景。獨霍林先生。立清之。道哉。傳神。何初先生評。

天下二字
是聖人微
旨此獨神
會

知其說者

斯乎

以治天下者。觀禘而禘之說。可想矣。蓋禘之說。為天下而設也。知其說。可以裕治而知之。固難哉。夫子蓋以微言。曉或人也。意曰。古皇王制禮。莫不有精意存焉。泥迹而忘其意。非深於禮者也。夫禘也。而易知乎。哉。使禘可輕用。無與於天下也。抑禘之說。可輕議。無與於治天下也。而由今深思之。何如也。一代之曠典。特出於時祀。月祀之外。誠明於其說。而凡情文之。所以畢奉崇報之。所以獨隆融而會之不復。以迨限矣。百王之微意。要不特一家一國之儀。誠深於其說。而凡明聖之。所以勗建君相之。所以經綸神而明之。無不以理通矣。遐想永清之盛。誰翼之而至此。則禘固有自來乎。觀

禮者但得之於尸祝。馘裸之表。而神識所孚。恍若與數聖人相上下。即永清不難再見也。遠追者定之烈。誰翊之而至此。則禘固別有旨乎。識禮者試求之於輔理成化之間。而精氣所融。依然與億萬姓相流注。則者定不難再臻也。其在於古。授者與受者交安。天下之大典。章非可嘗試於天下者也。而知則會其精。不知則泥其粗。其在於今。述者與作者相契。天下之大識。見自可推行於天下者也。而治固不易致。則禘終不易知矣。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而知之者誰乎。吁。微矣哉。夫子之託於不知也。然言知禘言於天下。則禘之本意與魯之所以舉禘之說。俱可悟而知矣。不說所以能則。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大賢以心明道。而道之一昭矣。蓋心為道原也。明於忠恕之心。而道不昭然哉。此曾子既唯之後。而舉以曉門人者。曰天下之道。心實管之。故馳逐之心不足。以見道。一自反其真心。而此中恍然有悟者。子疑夫子之道之一貫邪。夫吾向也嘗與聞忠恕。則求之忠恕。而今始知夫子之道。亦非有他也。忠恕而已矣。心之能盡為忠。心之能推為恕。而幾始於存主。心無不盡。則一亦無不推。則一而理通於神化。爾我之形骸雖隔。而原無兩心。以不欺為順應。而欲惡而施受。終身可行。有不越於一掬內者。是即夫子一以貫之之道。而此外無餘蘊也。感應之紛紜雖異。而原無二理。以無妄為平施。而上下而四旁絜矩。

無一句暮
宜使人
言下無不

而已字押
得句結

以運有並投之一視中者是即夫子一以貫之之道而此外無異術也道岐於真妄之介始吾思以完真又思以祛妄則猶苦於帶一至夫子命之曰一而乃悟夫一真之為主者萬念自化也不必事事以防而見吾心之一目見夫子之一而已道通於人已之交始吾內度之已心外度之人心則尚恐其弗貫至夫子命之曰一貫而乃悟乎一體充周者羣情自適也不必物物以揆而識心之能貫曰識夫子之一貫而已不然道非忠恕寧無二三之擾舍忠恕而猶有一也則道不既多岐矣乎此吾所以置力於平時而獨唯於今日者也二三子又何疑焉

只就目前話自勉分以具體貼語氣更已神會

以室心得
滿志以刻
畫得自然

常人常事
義數語得
力下發以
甚緊便不
費力矣

君子喻於

二句

以所喻觀人而君子小人別矣夫人品原於心也喻義喻利而君子小人不既別哉此夫子原心之論也意曰論人者徒觀事為未必能探其寔蓋至於嚴之心術而始有同行而異情者此不可不辨已世所稱君子者輒以義稱小人者輒以利夫但槩之以義利遂足以盡君子小人乎哉以君子而觀其喻於義者焉常人知有義尚知有義外之物或未免有出入之端而君子之於義則正其所獨知者也念之所起身之所行以至於物我之所酢酢就是與非孰經與叔所見無非義者彼惟知天下止有此義而自義以外曾不知復有何物矣然則曰慕義曰畏義猶不過徒得其迹至于

義曰喻之而始見君子之真哉以小人而觀其喻於利者焉常人
知有利尚知有利中之理未必其沈溺之深而小人之於利則正
其所僅知者也機之所伏智之所設以及於力量之所經營孰得
與失孰去與取所見無非利者彼惟知天下止有此利而自利以
外曾不知更有何道矣然則曰放利曰趨利猶不過徒論其迹至
於利曰喻之而始見小人之真哉喻在義而義之用圓故義固義
即有時迹冒乎利以獨行其是而益所以精於義喻在利而利之
途廣故利固利即有時陽托乎義以陰濟其私而益所以巧於利
義與利殊也而喻不殊其見各有極也喻同也而義與利不同其
品不能易也觀君子小人者觀之所喻而已

子謂子賤

一節

賢者之德有所取而成也夫德成於有取也觀於子賤之為君子
而取人之功良不虛矣且學者之患微獨好脩之難即取人猶難
之矣中相遜則怠焉而不能取外相形則忌焉而不欲取如是即
欲躋於上達何由焉夫子蓋於子賤而謂其可當於君子也又於
魯多君子而嘉斯人之能取人以及於斯也豈不以人情非自弃
之甚志皆期於自成而懷內距之心功恒艱於自奮試於平居造
就之際察若人之涵養而宅心可以不愧則收衆善以自完其所
陶鑄者久也於羣居樂聚之中覘若人之備為而制行可以不辱
則集衆猷以自補其所陶育者深也上士而乏同心之益則特立

獨負而耕

之操尚病於寡援而斯惟不却諸賢之力以交相濟也故善言善行合之皆一己之鑑而砥礪於斯乎有地中材而廢博採之勞則偶奮之念必衰於寡黨而斯惟不棄多士之功以厚自勗也故為師為友統之皆備已之助而德業於斯乎有成以衆君子成一君子王國人父之盛即斧藻之資也而取者誰乎所取者又誰乎廣搜並濟之方寔精進之志也君子哉若人自取之矣不然魯而無君子也欲取則無地而非子賤則近取之未能雖目遊於文獻之邦而暴弃何補魯而無君子也多取則易竭而非子賤則博取之未能雖襟置於賢豪之列而滋垢何裨則信乎取人之用宏而吾甚為若人嘉矣 其運法不交機神如鏡

寓汎利於
志和隱躍
無際終約
俱希以委
更尋聲也

女在控人
運化朕肉

○ 今吾於人也

二句

聖人亦以言信人亦有所慨於今也夫言而可信則行不必觀矣聖人之欲觀行於今也蓋重有所慨也其發此意謂夫人之所貴者行也非言也故持身者不事浮議而觀人者亦責視躬聽言信行吾始蓋謂夫言之有可憑行之無用觀也而今乃有不然者今之所不能遺者言而後言則或以售偽今之所不能廢者聽言而後聽則或以蒙欺平居而持謙慷慨精進未足多也而躬行果盡符乎吾蓋至於今而始覺夫言之非艱行之維艱即有人儼然自附於精進者而吾之於人不得不於其進為之寔一一詳核之也羣聚而論列憤發敏求不他讓也而操行果盡協乎吾蓋至於今



原件短缺

P36

而始悟夫言之為虛行之為實即人有燁然託言於敏求者而吾
之於人不得不於其時敏之實一一詳審之也吾非故以億逆待
天下而行不足以揜其言則言不足以下其行故用耳者復待于
用目而行期與言合務以究其極於人吾非盡以虛假概天下而
有一行之不可信則無一言之不當察故飾詞者不欲其飾躬而
聽必與觀合預以密其防於己是吾之不得仍以聽言終也聽之
之說於今則似不可盡據也而今之不容不以觀行從也觀之之
法於人則似必不可已也向使言而可信即如始之信行亦胡不
可而何樂乎以為防人哉吁聖人之心蓋所儆於宰予者深矣
聽之觀之聖人何嘗不然精神全在吾人上以此自覺躍然

○ 不遷怒

二句

大賢之心學盡之於克己焉夫怒與過皆己之前也有不遷不貳
之功而回之心學見矣夫子蓋深思之也意曰凡學而謂之好者
非用之於外用之於心也心之體本無故貴其日忘而心之幾難
忘故求其日減若回也其庶乎夫以回純粹之資所為預清其源
者固宅於寂然湛然之境而以回克復之功所為默檢其流者尤
攝於有意無意之間吾由今而想之回蓋幾於無怒矣雖怒也而
不遷矣蓋幾於無過矣雖過也而不貳矣自己之偶有所拂也不
得不發為怒而拂於此念者與此念而俱徂試以順受之心視念
激之心猶然兩相若也彼其時毋亦有事發之以天倪止之以禮義

胸中可
列眉筆下
愈玄妙而
愈難測

妙境少思

御之以和平者乎。而何嘗自累於怒焉。自己之偶有所伏也。不得
不謂之過。而伏於此念者。隨此念而俱除。試以粹白之心。視出入
之心。猶然一息中也。彼其時。母亦有防之於未然。過之於將前。復
之於不遠者乎。而何嘗自累於過焉。蓋遷者不必其彼此之相移。
但念之中。復起一念。則客氣未融。即為轉徙之端。而回之學則常
止常止。故常不遷也。貳者不必其事為之相仍。但念之復尚續一
念。則私欲未消。即為更端之日。而回之學則常一常一。故常不
也。涵養密於本原。而損所當損。以服膺而勤請事進為妙於獨覺
而滅之又滅。以心齊而臻坐忘。回真好學者矣。吾能無深思乎哉。
不遷不如此。惟是學不其不遷不或之前。更有學說不遷不或易
洗學處。務務林。先生之修。認只極如此。回初先生評。

馳結題面
呼吸靈通
無義不負
無業不化

務民之義 遠之

一其務民之心者。急當務者也。夫義切於民者也。務民而遠鬼神
斯專於所務者哉。夫子以智告樊遲。進意曰。夫智以言乎心之靈也。
人心之靈。一有所馳。則障而一念無主。則馳。善言智者。亦知所務
而已。何言之生人之初。無不有當然之義。而高者鄙之。為無奇則
鬼神之說。滋卑者入焉。而益溺。則務義之功。輟矣。吾以為為義之屬
於民也。百姓所共由。而聖哲不能易。故一義之外。無別理。而務之
必於義也。須臾離之不可。而終身由之不盡。故精義之外。無別切
與知與能。日操持而不息。彼近而約之。日用見謂當如是耳。而言
日用則不言虛無之事。即當欽承乎造化之靈爽。而念無他營也。

吾有吾知能之常而已。庸德庸言日兢業而不厭。彼近而返之下學見謂當如是耳。而言下學則不言渺茫之術。即欲祗承乎二氣之精靈而意無他觀也。吾有吾言行之經而已。蓋論其原則此獨之內莫非鑒臨着已之功。即為昭格固不得謂人道之獨通而天道之獨遠。沿其流則易簡之真每滄於幽僻。精專之力亦墜于吉凶。又安可方一念以盡人。而又一念以事神。乃知理之不易者。即為義。而心之不二者。始為務。務之者不忽其為近。而心無所遂於外遠之者。不分其所務。而益無所障於中。智如是可矣。彼緩民義而好事鬼神者。遠是以明其不知務。而終惑于異道也。

統務及我精到敬鬼神題中難委在此。文高否亦在此。

三人行 節

論得師之益隨人而皆寓焉。夫師以求益善不善皆益也。而同行之中不有師在乎。夫子蓋望人之自得師也。意曰善學者與其求師於人不若求之在我。求之人則必人之善也。而後可師矣。必我之從之也。而後為師矣。如是所謂師者。毋乃有限乎。而不知師固無不有也。有所以觀省乎我。人人具效法之資。有所以觸發乎我。在在獲師資之益。即三人行乎。而其為我師也。固自可必矣。師者善詔之從。不善詔之改。吾非能必人之善。而不善者之別于善也。以並觀而愈明。吾非能必兩人者之皆善。而不為善。即為不善也。於及證為益。便擇其中。而果有善者乎。則從之。有之以為我範。而

只從擇善及起不善句有法

惟深必有神字雖有

無問善矣。其有不善者乎。則改之。有之。以為戒。監而無問。不善矣。當其善也。懸芳規於在望。詎曰非師。一出乎善。而人所謂偶。臨非僻者。又若明樹之規。而假我以惕勵也。當其從也。儼景行之。不忘。詎曰非師。一觸於不善。而我所為。亟思改圖者。又若明藉之戒。而交與相夾持也。孰善乎。孰不善乎。或皆善乎。或皆不善乎。我知有戒之師而已。而豈徒一從善之為。兢兢與夫步後塵。追先覺者之稱。能得師邪。信乎。學在反觀。功先自得。人毋以同行而忽之也。

此題後兩句。後是發必。引時義多。於法改着。力終碍本旨。微側向不善。造則得題神。

只作泛衆
不作從儉
情境句別

今也純儉吾從衆

聖人之所從者。亦寧儉之心也。蓋儉猶禮之遺也。純非古而聖人從之。用意微矣。其自明以維世曰。君子之與世相習也。何必以有心與哉。風會日流。與天下共挽之。時宜可造。與天下共安之。要無害於禮。則今昔固無問耳。今之非古禮也。非一事矣。而有如麻冕之制。易之以純冕。而純非禮之遺訓也。純而儉。則禮之遺意也。以世道之華麗。誠不復見敦朴之風。而此之去煩。而就簡。毋亦幾於近實者乎。吾是以權之華與寔之際。依然見損益之微。幾焉而苟可宜民。不必古之為是矣。以人心之浮靡。誠不復聞太素之想。而此之省難。而就易。倘亦近於嚴文者乎。吾是以權之文與質之

間居然見變通之善則焉而苟無背禮何必今之為非矣蓋萬世無弊本先王所以立極而但不以一時之變拂乎萬世之經即質之前人耳目聽睹各乘其便亦時升時降之適然耳與世推移本君子所以達化而况不以更者之制失乎作者之初即留之後人制度文為其返其本猶因此及彼之一端耳吾非謂禮可易也而變禮者或為還禮之漸吾非謂衆可狃也而隨俗者乃為維俗之幾使今天下之反古者而皆如純之類也吾誠無所置異同矣

此言蓋究像此說之外正以發揮意正不在泥上而得吸

純極神

從容合度

雖違衆吾從下

聖人獨從夫拜下者維臣禮也夫禮宜於下故違衆而必從也而聖人維禮之心亦可想矣其自鳴者曰禮之變也君子思與世而隄防之而誼屬君臣尤足動臣子無已之思者今天下之拜上蓋違禮甚矣以莫大之禮而乃輕相犯也今何以訓也以易流之俗而又衆相帥也後何所支也吾則以為綱常名義朝廷最重而登降上下臣子大閑仰追先朝之範則一人臨御羣獻殫將真足以嚴上天下澤之分而相傳數百年之明憲一旦與衆弃之豈其獨非人臣而敢自屑越邪則予雖違衆勿恤也俯振末流之弊則君不降堂陞官不易朝班尚足以留君尊臣卑之體而僅存什一之

以禮字整
到衆字故
後公衆

遺意猶然隨衆干之豈其不能身禁而又自僭擬邪則予雖衆議無傷也力持其必不可假者以明示其體統即對之諸臣亦令知衆人之習不得以回守禮之孤忠而悚然起天王聖明之想獨遵其毫不可易者以陰維其陵替即傳之異代猶令知有一介之儒亦得以存一王之大法而儼然樹天下萬世之防及今之時還上而為下吾有所志而不敢必也執古之禮從下不從上吾所自盟而不敢辭也不然衆既各便其安吾乃重敲其逆以臣而抗君心則何忍相習而成風弊且何極上下之間從違之際吾蓋有深慮矣

此矯俗語易涉凌厲而詞氣雍容不迫是難也

濃淡相接
拖帶處大
切大妙非
易了

欲罷不能

節

未由亦是得雲州

大賢切於求道而狀其得之之機焉夫有卓爾之見而猶以為難從回蓋深於道者也非渴才曷至此乎其自狀態曰妙矣我夫子之道乎離之以為虛而道未始不在吾也執之以為實而又未始泥於吾也文我之文禮我之禮幸夫子有博約之教而回亦庶幾循循於中矣夫其由博而約者吾自然之功用功奮於疑注之久而力所得為既勉勉而勿惰其所以博之約之者吾自有之生機機動於敏求之後而心所獨契益疊疊而無窮雖欲罷之焉能罷乎而當斯時也吾之才亦既竭矣才既竭則耳目見聞俱無所復用本來之面目不覺恍然其呈焉而呈者之終為恍惚也即心

如有句一
直貫下不

是截住由
欲從末由
正是光景
勘得真微
故圖朕任
捷乃尔

鉤深語究
如家常語

即道而偶有所即之心已在出入之端彼既窮之見聞又無論也
才既竭則意言知解俱無所復庸本體之現前不覺儼然其有得
焉而得者之終為想象也見道於心而一有所見之心尚在離合
之境彼已盡之知解又毋論也蓋道之妙在有象無象之間即竟
吾之才力僅與道遇而道之得在有意無意之間苟未融乎才識
終與道違立者誰乎如有立者又誰乎過此以往吾蓋無所用其
才也從者何心所由以從者何事於斯之際始信竭者之果竭也
始焉欲罷而不能卓爾者以此始邪而吾不敢必既焉欲從而未
由卓爾者以此終邪而吾不可知妙矣哉夫子之道乎其真彌高
彌堅在前在後者乎回亦終其身循循於中而已

此系原不
相離正則
相同一事
說下不分
折不犯重
必一線穿
鈔能格到
左

吾自衛及魯

節

聖人發正樂之由明以古樂與魯也蓋雅頌得兩樂斯正矣而正
之於及魯之後則聖人固明以寄之魯乎其意曰先王作樂豈細
故乎哉徵於采風而嚴於辨分要以或雅或頌使各有成敘以毋
紊一王之大章而不虞後之變亂之也國敝於風殊朝而修之者
既以盡違其制世棄於道遠野而議之者不得復尋其遺久矣樂
之不正雅頌之失所矣蓋吾自衛以及魯而知周禮之在魯也其
考正之有地乎吾是以乘歷覽之後旁加審焉而樂於是乎始就
次也明堂之際清廟之間一一按律而相宣毋或爽已亢聲之不
作也其刪定之無人乎吾是以出一得之愚嚴加覈焉而樂於是

乙比也

乎始。定也。雅奏於朝。頌奏於廟。一一依規而相節。無或差。已被
之管絃。僅一詩章之末。而於此宜用於彼。不宜用於。至於為聲為文
為情。靡不協於中和。而大暢夫天人神鬼之休。則所講求於宗國
者精也。別之為什。僅一校訂之功。而作者何地。用者何人。至於始
之從之。成之。靡不燦然明備。而永垂夫燕享郊祀之儀。則所釐正
於詩樂者宏也。由一國而徧觀刑。推之四方。使明集於雖肅之遺
範。而僭亂無所復容。即片時而空梗概。傳之奕世。猶想見乎文武
之遺思。而古樂可以不朽。夫吾之正樂也。有由來矣。得已乎。不得
已乎。吾於魯。蓋不能忘情焉。

正樂是正名也。既立為中。俱相此意。歲祥。又渾。不亦強。

筆迹空行
神骨清絕

宛是題神

不致不遠
之巧俱絕

回也其庶乎屢空

學幾於能忘。大賢之養深也。夫道以能忘為至也。故非屢空不足
以見回。而回蓋幾於化已。夫子深與之意曰。夫人之於道。蓋難言
之矣。非得之之難。而忘之之難也。有有物之念。而不能忘。有忘物
之念。而又不能忘。若回也。誠足嘉焉。吾以所造觀回。而得回也。以
回之所處觀回。而得回之深也。遠乎其自適。固欲罷而不能忘。
乎其兩難。忘亦無之。而不悅。此中洞然之体。着一見。則差。而回也。
撤意見。以游於太虛。蓋庶幾於內外之無碍焉。而窮乏者。有常遭
洞達者。亦有常体也。此中寂然之妙。起一識。則乖。而回也。指情識
以宅於虛中。蓋庶幾乎得喪之無累焉。而常貧者。其外境常寂者。

二比似分
實合

點題下又
拖一句是
舍著下節

其內境也。意者回得道邪。道得回邪。心齋坐忘之後。將躋之不
思不勉之域。而回固他無容心焉。耳意者回安遇邪。遇安回邪。寧
歎陋巷之交。總歸之乎。不識不知之境。而我亦不意回之至此焉。
耳回也。其庶乎屢空。而為吾之所深嘉者乎。惟屢空斯足見回不
染世味。而天始空也。於屢空足以見回不離世故。而天自露也。則
信乎學貴能忘。而有心之為累矣。

此題全作一氣看。注訓廉字作近。意殊多。任脚新設空
作心体。又入禪後。以此作法。非但得題之神。且肖題之
吻。

夫子喟然

至末

千頭萬緒
聲之不亂
千轉萬折
渾之無端
自是化工
非關人力

長題要看
難在何處
辭得若由
若求以下

聖人嘉樂天者。而猶寓夫為邦之思焉。夫點之樂天。志誠尚矣。而志
在為邦。三子頷可少乎哉。則夫子之所與意可知也。且士人之志。各
有所向。故有所以自適於不知者。皆寔理也。而有所以自試於人。知
者。皆寔用也。由與求赤均之志。於為邦。而夫子喟然而與。若於點有
獨契者。此豈僅以春風沂水之樂。特超於富強禮樂之上。而士必遺
邦國薄功名。乃稱高哉。彼無計乎人之知。而在在皆樂。則非若想慕
者之為虛也。彼不俟乎人之知。而觸處可行。則非若功名者之猶有
待也。蓋點之所志深矣。而若由若求。若赤執。非各自有志。可試於既
知之後。亦孰非各言其志。預辨於未知之先哉。故執與點者。而槩弃

機近日中
可與全牛

三子之志非也。執哂由者而察疑求赤之非邦亦非也。夫由之所少者特為國之禮讓而由之所長者則治賦之才猷。即由以推之求而一分符皆邦制也。世有知求求固可以足民者自表見哉。而所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之各言其志者固隱然有足國之想已。即求以覩之赤而一紹介皆邦典也。世有知赤誰復能以禮樂者當赤右哉。而所云宗廟之事會同之事赤之各言其志者固蔚然有華國之想已在曾點無心人知而今日之優游乃所以預養夫經濟在三子不負人知而他日之樹立正所以展布其生平夫子之與點也。固謂其可安於知不知之際而曰言志曰為邦母亦執此以往之微意乎。聖心之造就諸子良亦深矣。

聖人自道
涉一字於
謂不得此
照交宛如寫

苟有用我者

節

聖人志成功而期於能用者焉。夫治貴有成則期月之不如三年也。而聖人用世之心蓋可想矣。其言若曰君子之為世用也。事求可而功求成。願有用世者有用用世者甫受事而隨責功。雖有可成之基不得竟也。既收之而復弃之。雖有欲成之心不得遂也。今天下苟有用我者乎。有用我者不徒以期月而以三年乎。其用之暮月也。朝政之與國是吾為之革故而鼎新其不可者庶其要之於可矣。而至於三年則外之所營德之所注必無壅而不到之處。而規畫於一時者意且庶厥績也。吏治之與民情吾為之維風而起弊其可者亦僅見其可耳。而至於三年則精與之遠而神與之

摩不復有阻而不流之病而經略於一時者自度臻厥成也蓋規
模定於初政今日者竭力開之異日復有他議而前業總藪故以
因化成非久道不可也而我苟能用則亦不難優游以俟之乘時
而效之耳謨謀起於獨見在我者我能任之異日我不得與而前
功盡弃故以責成效非久任不可也而人苟用我則亦不難假之
以權宜需之以歲月焉耳然則我非一無所用也試之三年之後
而猶然無成則責不容辭也度有可成之具而未嘗終三年淹我
且如世何哉用我之際我終不能忘情矣

題神全立了白融會大意委宛發之聲情逼肖

色香香味
無所不有
無所不化

南人有言

節

聖人慨人之無恒而深味夫人言焉夫心之無恒即巫醫不可作
矣而南人之言不可以興哉夫子所以善之也意曰立心者立人
之基人未有一無所作湯焉以游於世者而心可以不恒邪夫恒
之為道蓋人誠難之而恒之為言猶人能及之矣南人有言曰人
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此豈不亦民間之常談世所耳而目之者
哉而其致戒於無恒若致意於有恒也言在巫醫之中若肯在巫
醫之外也天下事其不可以無恒而作槩有然矣蓋作者由我而
振其氣而一念不運則氣餒作者由我而造其形而一息不貫則
形滅夫人馳騫之心常患其有餘有餘則用之此復用之於彼焉

此方是無
恒也人只
從濟不恒

有一人之心彼此交馳而尚有歸宿者乎集百慮而營一事事未
必成偶雜以他慮而所營者又為虛矣夫人類聚之心常患其不
足不足則今日然他日或未能然焉有一人之身前後相悟而猶
有底止者乎竭終身而固一業業未必就偶倦於旦暮而所就者
并失之矣不可作巫不可作醫南人之言也於巫不可於醫不可
何之而可哉善夫斯人之為斯言也抑有所思也夫無恒之戒出
於庸衆之口而有恒之操索之士君子而維其人也則吾不知其
何說也

善夫二字所粘着總是天下人天下事非只恒不如此文
深情婉波耐有題神

使國之極
而為相形
題法

君子易事而難悅也

以事與悅觀君子而馭下之體昭矣蓋事之與悅皆下所效於上
者也而難易分焉則君子馭下之體矣夫子意曰所貴為人上者
有所以用天下而不為天下用吾欲顯制臣下而不使盡展其用
人茲陰竊我意以中之而我又及為之用此兩弊之術也其唯君
子乎夫以君子在上而豪傑之士爭思奮庸其起而事之者恒情
也雖以君子在上而明聖之朝不乏儉壬其起而說之者亦恒情
也然事與說各自為情皆人之所換以進於君子而易與難各自
為體則君子之所操以御乎天下朝有當事之臣有望幸之臣亦
有陽示負荷陰為寵幸謀者而唯一遇君子則當事者不苦於見

擊就精而字此事事之人而欲以倖中其心抑自有難於投合者也國有
分事之臣有希寵之臣亦有偶樹尺寸隨為恩寵地者而唯一遇
君子則分事者不憂於莫展就此事事之時而欲以巧適其意要
自有難於取容者也君子非有心以示易而人效能則若見其易
當君子非有心以為難而人獻款則每見其難通故中材竭慮於
朝宁幸微薄之上庸也既已得之於事則無所假於悅而又習見
夫悅之之難將何所分心乎下士屏迹於倖門悔諛佞之窮計也
既不得之於悅不得不用之於事而又回視夫事事之易其誰不
自奮乎此之謂盡天下皆吾用而我不可為天下用也若君子者可
以為人上矣

若涉委正是極矣貼委憂嘆君子依人無委摸索

六則画六
全善

仁者必有勇

二句

聖人之所取於勇者惟其仁也夫仁之必勇以所養信之也而勇
豈可以槩仁哉此夫子不貴徒勇之意也若曰世之弊也微獨淳
辭相高蓋亦賈勇之過焉夫德與言之不可盡信也華實之分也
至於勇則其任事以身而非徒議事以口是世之所不可無然其
運之以氣而其主之以理亦人之所不可製也吾以為天下有仁
者矣仁則由所得而純之有粹然無私之体仁則由所養而出之
有毅然不撓之用吾誠不知有我則天下國家孰非我也可必其
有負荷之勇已而勇往之士每不恤其身以試於天下國家之間
倘亦有新地之意乎而遽信為無我何敢必焉吾誠不知有物則

小比單姓
仁中比單
點勇既化

兩比推究
正是必不
必之神

利害得失皆外物也。可必其有直前之勇已。而勇敢之士每自遺其身。以交於利害得失之際。倘亦有忿嫉之心乎。而遽信為無物。何敢必焉。蓋以仁為勇。與以勇為勇者。其本原別也。而德性用事。則常伸意氣用事。則易餒。考成者不得不究其所終。即仁者之勇。與勇者之勇。其作用均也。而得之涵養者。其念公得之慷慨者。其念私。原心者不得不究其所始。仁可必也。勇不可必也。與其進而尚勇。曷若退而脩仁。與其得一勇士。而無當於仁人之列。孰若得一仁人。而兼收夫能勇之效哉。

意外名怪駭微玲瓏

紀周及法

衍公題而
以後縱橫
等不於矣

○公叔文子之

一節

紀衛臣者。不忘其所自用也。夫僕雖賢。固文子臣也。而與之同升。則其用之之自不可誣已。記者蓋嘉文子也。且古大臣當國。以公天下心。任天下人。故選奔之典。不遺於寒素。而和衷之美。並見於朝。端斯風也。可想見於衛文子矣。夫公叔文子。衛所稱良大夫。而其時有大夫僕者。寔文子之舊臣也。臣也。而大夫則升之於公矣。文子臣也者。而卒為大夫。則與文子同升諸公矣。躋私隸於王臣。即在僕不無遜避之念。而脫踈賤之跡。以得耀於王庭。夫孰為之先容。一旦遭此遇也。列下士於上位。即觀者不無冒進之嫌。而捐任用之次。使獲伸於知己。夫孰為之推轂。一朝致此位也。當其時。

使文子有媚嫉之心而見稍不達則才露而恐其形已勢俱而恐其軌已彼僕必不能以臣役之身自奮於上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又使文子有推讓之心而見少不廣則收而為己之私藉以成己之重亦必不能以我所臣服之人供之於上使不用於家而用於朝故升者僕也與文子同升者亦僕也所以引之使升不阻其進與之同事不以為恥者則文子之外公於迤而內公於心也有之以為公用爾我國家且期於共遠用之以為公利貴賤始終直期於盡屏若文子者可以風矣乃知下士不有所附不能自達而賤而弃之明知其賢而故抑之則嚮者衛公叔之羞也

章法股法句法以字不古何字不雅

丘也聞有

二節

聖人之策國家惟一於備德而已蓋均和而安皆文德也服遠者尚以此而貧寡又何患哉夫子之意謂有國家者而為子孫計長久其意固已遠矣然不求之家國之中而求之家國之外乃至以遠人之不服為兢兢也則患寡患貧之心也以丘所聞先王之制眾建萬國而以家承之什與一相比皆為各得之分大與小相制即為各遠之情夫既已有國矣有家矣所患豈在寡患有患寡之心則不均耳所患豈在貧患有患貧之心則不安耳唯不均則志携於分亂是為悖德由不和以致不安勢且立見其傾亡而何特貧與寡也惟均則情洽於分宜是謂和德無不和則無不安究且永綿於不傾而何特無

前平融脫
頃云頓簡
後半呼名
散在忽合
無縫可入
無迹可尋
淡靜氣宏
參方得其
神妙

分亂分定
根有國
有家來

貧與寡也。吾自無寡。吾自無貧。誠無所藉於遠人。而安用兼之以自利。吾不患寡。吾不患貧。誠無所觀於遠人。而焉得借之為兵端。其未暇也。益兼其文德之備而已。其既來也。相安於文德之由而已。始如是。而昭德。非富強之計也。分相守。情相維。正以培國家之元氣。而有事無事。皆為謹惕之日。既如是。而增修。非威武之略也。怠者飭墜者。舉特以振國家之神氣。而不拒。不追。愈見蕩平之體。蓋以吾之已安者。并貽遠人。以安治之。以內治也。於國家之計。益以審也。以吾均之之心。為安安之術。治之以不治也。於貧寡之際。終無心也。審如是。內外俱安。子孫萬年不頽之業。將在是矣。此吾所聞於有國家者。也不此之務。而顛更是憂。毋乃急所不必。而階之禍乎。

風儀秋月
齊明音徵
春雲等潤

子謂伯魚

節

聖人重化原。而深以二南訓子焉。夫化必有原。二南紀之矣。此不為之戒。聖人所嚴於庭訓者哉。其謂伯魚者曰。儒者之功用甚宏。而其操術甚約。士不講於端本之誼。而妄議推行。即矻矻窮經。無益也。女知不學詩之弊。而抑知詩之最要者乎。詩蓋有周南矣。召南矣。此二南者。聖世以之陳風。而文治於焉。丕振遐想。當年之盛。化流於下國者。一代之上理也。而遠追聖德之純。端本於家庭者。萬世之成法也。臣民士女之衆。悉刑于之所觀感。女試於此。尋遺意焉。而為所當為。不居然治平之樞乎。一弁而不為。而身以內。悉紊亂而不知。吾不知其何以或矣。雍熙肅穆之風。悉宮闈之所漸。

心慨嘆
羨之令人
自思

被女試於此做遺點焉。而為所得為不依然風教之原乎。一忽而不為而身以外率潰亂而莫覺。吾不知其何以運矣。蓋慚德在躬。即侯王不能措之堂與之外身。不行道則匹夫不能試之跡步之間。一舉動皆成錯履。夫孰無無窮之用而障礙至此也。則所謂化行而俗美者。不可不深維其故也。盡推行皆為室跡。夫孰非四達之途。而牴牾至此也。則所為修德而善俗者。不可不力會其全也。不然不為二南可已。而正牆面而立。亦將甘之也。邪化起自近而理載於遺經。學古有獲而功先於切要。女勉之矣。

下二句正是常為之似。一氣說來。題神方決。在於不學而當
之所以能說破。使文中一語不虛。情味深長。

○

君子無眾寡

一段

論泰之美者。一無心之妙而已。夫心累於有也。無眾寡小大之心。而心一於敬矣。此不驕之泰。所以為美者也。夫子發明之意曰。夫人心一耳。而放恣之與矜持。兩者每相乘而為病。則其原皆失之於有心也。一涉於有。則總有所着之心。即非安舒而隨。有不及檢之心。即為縱肆。以是而曰泰而不驕。何以稱焉。而惟君子之心。吾想其無眾寡矣。無小大矣。而一惟無敢慢矣。太空之中。本自無人。安得復於人之内。強生一見。別其孰為眾。孰為寡乎。而不以人起敬者。自無人而不敬矣。太虛之体。本自無事。安得復於事之内。強增一識。別其孰為小。孰為大乎。而不以事起敬者。自無事而不敬。

矣。以心觀心。心與境忘。而非以攝境。境與心忘。而非以除心。無將無迎之衷。常惺者固自若也。而無徃非從容閒雅之度。以無心之心。觀心。我無人。而非忽其人。為不足。治我無事。而非忽其事。為不足。理無怠無荒之衷。亦常虛者之自然也。而豈復有恣睢侈肆之有。斯不亦泰乎。斯不亦泰而不驕。而為泰之美乎。不然。既有眾。又有寡。眾與寡日相擾也。則不泰。此眾彼寡。而慢心忽生也。慢則驕矣。既有小。又有大小與大常相煩也。則不泰。此大彼小。而慢心忽乘也。慢則驕矣。信乎泰以不驕為美。而有心不若無心之為妙矣。

從四無字出。公無心之妙。全不在無。故慢上着精神。泰字不驕。以等詞映。

〇〇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聖人重知人。而推其所以知焉。夫人不易知也。由言可以知人。而聽言者當審所重已。夫子意曰。君子之學求之已。以端其本。必合之人。以考其詳。是以禋躬者。恒嚴品藻。即至命者。不廢鑒觀。則知人之所係匪淺已。而知之何以也。世雖有善藏之士。宣之於口。不可得。不見其微。故人寄於言。言每足以觀人矣。而世非有善鑑之士。窮之以心。不能盡見其隱。故知清於言。及足以匿人矣。華與實相依。彼出之。而為言。猶其燁然者已。而吾徇人之華。溺而忘其實。莫至有佞似忠。質似俚。終然並陳於前。未能自辨。而胡以辨人物也。外與內相因。彼彰之。而為言。猶其在外者耳。而吾蔽人之外情。

以虛懷運深微絕學刻畫之迹

二此相級手神絕妙

而遺其內。至乃有有德之言。與有言之言。雜然昏蔽於中。無由自
定。而胡以定人品也。蓋言者既欲飾述。又欲飾意。方百為掩護。以
自覆其為人。而况人以至巧。我以至略。巧者日工於其術。而人益
不可知。知者既索其源。又究其流。即力為考析。尚患於有遺人。而
况人之所售。我之所昧。昧者日墮於其內。而我益不能知。是故君
子上下古今。則有詩書之討論。必覈其得失之林。而洞極肝膈。曰
其言而論其人。也。進退時流。則有詞說之紛紜。必審其可否之的。
而直窮底裡。期無失言。以無失人也。信乎知言知人。非二事。而不
知言。無以知人矣。士有察言觀人。毋為世所眩者。亦宜命循禮之
一大助哉。

憂民之憂

二句

君有得民之憂者。先之也。夫民而憂君之憂民之良也。然非憂民
之君。亦何以得此。嘗謂國家有同樂之民。尤不若同憂之民。民
而可與同憂。是好義之哀思。而四維之大勢也。然而不當遽求之
民者。民非無憂。君之分第。民有憂而民不能自紓其憂。則勢或有
所不給。亦非無憂。君之心第。民有憂而君不能紓民之憂。則情或
有所未甘。其惟憂民之憂者乎。不曰民生之未乂。其為計疎也。而
曰軫予之恤。不曰民欲之未遂。其為生拙也。而曰若已之推。衆難
困苦之狀。不必目矚之。而人劑人調。惟恐一夫不被。或抱向隅之
悲。則民將曰。以彼之尊居九重也。而猶然切四方之疾苦。我獨何

人而忍自負乎其視軍國之憂當不啻家敵矣咨嗟愁嘆之聲不
必耳聆之而人煦人噢唯恐一念不及或致顛天之痛則民將曰
以吾之越在萬里也而猶然係五位之焦勞君獨何人而令自瘁
乎其視宵旰之憂當不啻身敵矣故溺情燕之權娛方且謂民有
憂君無憂而詎意民之憂易解君之憂難去外侮內虛皆寔患也
非萬衆之分憂不能什也握得制之靈輿方且謂君能憂民民無
能憂君而不知憂民者以神運憂君者以力勞致身捐軀皆極惻
也非一人之先憂不能致也不然而民有憂民自憂之君有憂君
亦憂之豈盛世君民所宜有哉

篇法曲於其以不用終思緒既淨法天龍

開闢增誠
無注不倫

子路人告之

四節

以樂善觀聖賢而皆有資於人焉夫善之理通於人者也即由與禹
以觀舜而其取諸人者均矣且夫人有志為善豈徒托之乎人願善
不必盡出於己人亦不必盡加於己而合之則為己積之則自大也
曷言之所貴乎為善者功無時而可忽理無人而不具人有所為箴
規也者而取以自訟則遷善之階也告之以過子路所以喜也人有
所為讜論也者而取以自益則合善之原也善言之聞大禹所以拜
也蓋存一忌人之念則聞言過必恥見短聞言善必嫉見長而均一
取人之心故惟恐人之不規其過無以資改圖而亦惟恐人之不詔
以善無以廣忠益由邪禹邪夫非取人為善者邪而即由與禹以觀

以章厥編
力帝取人
不之第經
至在舍從
上至題止
於此自互
重哉

大舜之大則吾見舍其在已從其在人無我而無人也取人之善為已之善亦無窮而無達也側陋而工延訪所得猶曰有限而至以天子之貴廣搜岳牧則四目四聰何處非進受之地而其所兼收者廣矣匹夫而勤採納其勢猶為易勉而至以聖明之主下詢芻蕘則好問好察無一非中心之契而其所虛受者真矣內徹其形骸爾我之障而此若有所弃則彼若有所收外融其見聞言之跡而不於已外拒之為人自盡其人而合之為已斯舜之極致而立由與禹之矩者哉乃知善之資于人也即片長可以自補合微以成大也而善之取於人也即仁聖不能自挾中堅則外拒也彼有謂人無可取與夫見人善而不知樂取者聞聖賢之風可以少愧矣

濃淡交不
皇尋常位
次

其君子實玄黃

之中

商民之迎周師迎其仁民者也夫民惟仁則附也周有救民水火之師而君子小人之迎有由來已且民心向背之機決於君德故一人御宇則中外以為望而招携服遠非仁義之師莫與也遐想武王東征之際其氣象可槩見焉當商之季民之困於水火也久矣上播弃故君子不得恬於朝上毒痛故小人不得安於野而一遇見休之戎武且歡然樂臣附也人人興盍歸之懷在在動恐後之念兩軍對壘之秋不聞一矢以相抗玉師甫及之際無不同類以相迎蓋有以君子迎君子而玄黃是將者矣有以小人迎小人而壺漿是承者矣彼所稱為殷義士者誠不復有幾而獨其致幣之忱何德於君子邪則

以帥君子者有武王在焉。易播弃而優恤之。在此一舉也。諸繙紳數困於商廷。而何幸有今日也。彼所稱為殷頑民者。誠不復有矣。而獨其投餐之忱。何親於小人邪。則以統小人者。有武王在焉。易毒痛而衽席之。惟此一舉也。諸黔黎素仇於故主。而豈虞有今日也。始焉周師一日未至。則虐政如焚。萬方如溺。是陷之水火中也。將無計以自解免。而想望太平者。其念殷既焉。周師一日而臨。則蕩之以膏澤。溥之以正。定是極之水火中也。方相與慶於更生。而臣服聖王者。其情切。乃知郊勞之不遑。亦感德之有素乎。而綏厥見休。則書之所紀。載者是已。不然。君子小人各為其主。有知盡力索而不相敵耳。未聞征伐而反相迎者也。上兩字不讀而倚下一字讀之不讀。日月移影。何

行有不得者

二節

決反身之應。而得凝福之道焉。夫天下之歸君之福也。而皆自身正得之。則反身之為要。而詩可徵矣。嘗謂人主一身上與帝命相昭格。下與羣庶相融屬。故為主上誦福者。必首言萬姓之歸。而福不俸致。民不虛附。則惟正身之為兢兢耳。何言之。君身也者。天命之為天下主。隨行而隨獲。天所以福人主也。而得之之故。惟身矣。有行而不得。非天所以福人主也。而不得之故。亦惟身矣。有天下者。言及於行。則不親不治不答。孰非此身之歎。而胡可以不求。言及於身。則為仁為知為禮。原非為人而求。而何可以不正。反而求之。期於正而後已。為身也。非為天下也。然而身者。已之身。惟止則

通篇無用
身實散矣
看法題
純以提擬
成文字
於說段
融化

一路無遺

已之所行合於帝命之正即入配命即合於人心之公身者亦天下之身惟
正則行之所推得其本然之彛即得其同然之應世寧表正之主
猶有違民者乎世寧從正之民猶有違心者乎上下之間同心同
德無接痕識者以此卜泰寧之休而問其所以凝休者胥自君身之克端
來也是反身之功若人主自為宗社計也君民之際以恬以愉國
家由此高靈長之慶而問其所以致慶者悉自元良之克正始也
是○反○止○之○功○若○人○主○自○為○寵○綏○地○也○彼○永○言○配○命○之○詩○其○競○之○反
求○之○謂○而○合○萬○姓○之○歸○為○萬○年○之○祚○倘○亦○多○福○之○自○求○者○與○求○之
天下而未必得求之身而無不得明於天人得失之故可以動正
身之思已

君子平其政

二節

即平政者以觀惠而益知惠之不足尚矣蓋政得其平則無待於
惠矣而况惠不足以濟乎故觀君子而知悅人者之小也且自政
之弊也人不能自濟而始望上之濟上未必能濟人而徒求悅乎
人彼乘輿濟人者自以為能濟能悅乎而非所語於為政者也夫
為政之君子視四海之內無人非我則當有無外之仁而不可使
四海之內徒知有我則當有無私之体所規而畫者惟政孰綱孰
紀舉行在廟廊而福澤在黎元也所劑而量者惟政之平無偏無
黨上自率其敦大而下自足其分願也彼其時何心於濟亦何所
不濟即乘輿之行以之辟人無不可者而乃以之濟人為也人有

提君子處
一段議論
方照得子
產且嘆起
一篇之勢

兩嘆為政
在以此見政
不可不平

窮乎人之待濟者有已時乎。吾將擇人而濟之。恐有不盡之心。吾將遍人而濟之。恐有難盡之勢。合衆人以仰惠於一人。而被濟者見德則未濟者興嗟。煦煦而悅之。祇自勞耳。曷若平之以政。而令其各相遠也。以一人思兼惠乎衆人。而先濟者蒙恩。則後濟者抱缺沾沾而悅之。益不給耳。曷若政之既平。而任其交相忘也。蓋使其誠足以悅也。為政者尤不當以驩虞之淺效。易我王道。而自隳政體。况夫悅之必不足也。為政者亦何樂以狹隘之私恩。自生民心。而重為政累哉。是故君子患政不平。無患人不悅。蓋知政者也。

通篇為一何對治此走盤之珠

公要無縫
又不牽扭
德見空世
識力

禹惡旨酒 二節

夏商兩聖王皆以純心維道者也。夫理欲之嚴。人已之公。皆心之純也。而道不在禹湯哉。孟子以此繼舜也。意曰。心之雜存。雜於純也。而其於人主為尤難。衆誘交攻。為欲之達甚廣。而至以片言之善。仰佐廟謨。則俯納之難也。王心隱伏。為中之累最深。而至以岩處之賢。自奮明廷。則公選之難也。乃吾觀於夏商之間。記禹湯一二大事。則有如禹之惡旨酒。烏沉湎之風。豈聞於聖世。而直為此傲揚也。好善言焉。葛藟之見。何補於聖思。而猶為此姬喻也。欲之實。毋令其開。不開則迷。心蕩志之憂。不為蔓延於國家。而促之喪敗。善之門。毋令其塞。不塞則福。國利民之術。皆得畢效於丹陛。而



原件短缺

P61

承按轉抄
何等變態

貽以安全。是禹之一好一惡。即危微之遺訓也。即精一之遺規也。危與微之訓。更數聖人而如在。傳之湯而尚以日躋之功。守而弗失。其建中可想焉。而中則無偏。獨偏於任用之際乎。親疎貴賤。一不主以先入之見。而惟賢則庸之矣。精與一之規。歷數百年而幾。禮迄於湯。而獨以顧諟之學。恪而不改。其用中可述焉。而中則不僻。獨僻於掄賢之時乎。宅俊登。顧一惟擴以大公之度。而類弗計之矣。有虞而後。誠無加於禹之明德。而執中如湯。立賢無方。如湯不異世。而合轍。哉。理欲之嚴。在禹謨。而推之。持已用人。何弗當也。人已之公。在湯誥。而以此去惡全好。何弗真也。噫。此道脈也。

此題多作板房。否則前偶後偶。各自為律。總之。允負是作。是節。對叙。次。節。中。合。未。又。單。收。白。文。兩。句。不。事。離。塚。自。爾。神。奇。君。一。先。年。許。

跳世素全
另布局
只在一介
上着妙神

一介不以與人

二句

元聖嚴取與之微。析道義之精也。夫道義取與之準也。謹之於一介。而其樂道者為何如哉。孟子述伊尹意曰。夫達施者必覘其窮。養而大德者。亦必矜於細行。尹必不以細行之得失。壞道義之防。明矣。則豈惟天下弗顧。千駟弗視已哉。不顧不視。俱自其取者言耳。律之以道義。則無取與均也。天下千駟。第自其大者言耳。以道義而律取與。則無鉅細尤均也。彼謂夫堯舜之世。有與以天下不為過者。惟此道此義。非道義而與人。即一介不与矣。彼謂夫堯舜之世。有受以天下不為泰者。惟此道此義。非道義而取諸人。即一介不取矣。道之用。大中而至正。無故而推之人。與無故而受之已。

皆道之所不載也。道之體至精而致微，微示好施之名而薄收錙銖之利，皆道之所必禁也。與不必多寡期於當受而毫末之有乖於道義，則毫末之虧而終身名節之壞也。尹蓋自猷畝時而辨析已審，已所與者一介，人不必德所取者一介，人不必怨而幾微之不軌於道義，則幾微之玷而終身操守之累也。尹蓋自莘野時而其執持嚴已，天下不顧猶曰天下至於一介必謹，而何所不謹，千駟不視猶曰千駟至於一介不為，而他復何為。尹樂道義如此，而柰何言割烹哉。

八脈極知公性極脫至之劍極銘履一此取與一此一介
從於未弓

是以論其世

二句

尚友古人者，稽之世而後可也。蓋世異而人同之矣，非自其世論之，而友何以進於古乎？且今古之際，豈遂不相及哉？願有一世之士，有萬世之士，士不能進退古今，而輒自雄海內，毋亦局於世也。友天下未足，則稱尚論矣，而將何以論之？蓋古人之精蘊，不盡於詩書，而其行事每回乎世教，以我一人而欲盡知我以上之人，非世則莫可稽也。以世之異而欲盡知其人之所以異，非論世則莫得其詳也。由今而邇之古，其間為皇為帝為王，代不相沿而性反，何以異致？禪繼征伐，何以異軌？吾是以就其世之升降，一辨論之，而古人事寔著在當年者，昭如見也。是越世而相會晤者也。由

先生自宜
此題落兩
是字然二
也字絕有
若心人全
知友惟使
人清之不
覺所以尤
妙

一篇評氣
石二也字

古而迄於今其間為君為相為師人不相襲而作述何以殊方道
 德功業何以殊建吾是以隨其世之巧隆一討論之而古人心蹟
 垂之後禩者耿耿不磨也是隔世而相質正者也或以一言數千
 古之祕同而異異而同者為之微顯闡幽而獨特其平蓋至是而
 曠世相感千百載而下俱藉為心知矣其斯為古人與俱者乎或
 以一身集累代之成可而否否而可者為之身體力行而直窺其
 奧蓋至是而異世相觀千百世之前若旦莫遇之矣夫豈徒令人
 與遊者乎寄效法於參伍其論也乃所以為友也尋矩範於前脩
 其尚論也乃所以為尚友也至於尚友而天下不足言矣鄉國云
 乎哉

此字時義初改其作是行事不知行字乃在論字上推公的此何
 後當作以字是作印記點綴俱於天正文在評

參差錯落
 隨題轉折
 開篇處無
 縫而尋真
 是神工

二節打疊
 一意題情
 便洽

仁言不如

二節

照梁彥平跋

大賢較仁之所入而尤致意於教焉夫聲之愈於言也以入人之
 深也而政與教則必有分矣是在為治者審之孟子意曰願治之
 主無非為民而已念在民則必務於寔而寔意為民之中操術亦
 自別者何言之夫君人者而果有意乎得民也則必有深入之仁
 在仁一也而宣之自上則為言矣詠之自下則為聲矣彼軫恤之
 詔詎不留心於民第猶為虛語耳而閭閻誦德則非口耳之迄也
 即慈惠之主詎不情見乎詞第能傾一時耳而謳歌遍野則非旦
 暮之功也蓋仁言之入人不如仁聲之深也而槩論仁聲之由要
 亦不同矣入人者我有所施於民非舍政與教之善而別有異聲

也○所○以○入○人○者○必○民○有○所○得○於○我○即○以○政○與○教○之○均○善○而○不○無○異○
感○也○上○焉○者○默○運○其○鼓○舞○之○權○則○仁○義○之○漸○磨○寔○有○優○游○漸○漬○之○
意○焉○而○法○制○之○彰○明○何○補○於○道○化○下○焉○者○日○囿○於○甄○陶○之○域○則○心○
志○之○淪○洽○直○有○遷○善○敏○德○之○思○焉○而○綱○紀○之○敷○布○亦○僅○涉○於○把○持○
政○善○政○也○教○善○教○也○而○善○政○之○得○民○則○不○如○善○教○也○不○然○而○第○曰○
仁○聲○之○入○人○已○耳○一○政○善○人○頌○其○政○一○教○善○人○頌○其○教○豈○均○不○足○
以○被○聲○朝○野○而○所○得○於○民○之○淺○深○果○同○焉○否○邪○乃○知○民○不○可○以○徒○
言○動○也○故○以○言○較○聲○則○聲○為○貴○而○知○為○治○者○務○實○蹟○民○不○可○以○徒○
法○結○也○故○以○政○較○教○則○教○為○貴○而○知○為○治○者○務○德○化○計○於○入○人○得○
民○之○間○而○君○當○審○所○尚○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

全章

大賢以為善勵人而決聖狂之別焉夫人品決於一念也知舜與
跖之分而為善者信不可不慎哉孟子欲人謹所趨也意曰人品
之際亦甚可畏矣今之學者慕聖哲則當有景行之心鑒狂愚則
當有懲創之心而思聖狂同異之界則尤不可無憂勤惕勵之心
今古以來稱聖者宜莫如舜至於蹠而暴戾之極蓋兩相分如斯
之遠也顧分聖分狂不移時而決而修之悖之緣一念而生唯是
雞鳴之念慮而未定正幾希之頃也動而方啟即相持之端也自
此而孳孳為善焉則希舜而舜之徒矣自此而孳孳為利焉則蹠
蹠而蹠之徒矣人知舜與蹠之分遠甚抑知舜與蹠之所以分匪

有他故乃在善利間哉危微之戒嚴於虞廷則重華之範也而要其曰危而曰微益以見理欲之並伏焉稍出於善即入於利偶入於利而後恐不可挽回蓋人品分岐路矣精一之訓垂於虞廷則協帝之烈也而要其有精而有一益以見從違之必審焉稍混於利即別於善一別於善而後大相刺謬蓋人物懸千載已故知為善者必試之衆欲交攻之際主善以動而後可上接於芳規雖當萬理完具之日忍見利而萌而猶懼下循夫覆轍思其所以分之間而烏可不慎也

問字作在多以幾字後初而未飛謂之幾介善利中之謂問有以干涉必以此作懸神方醒

征之為言止也

二句

合王師於民情而知無敵之由矣蓋王師出必以止也究征之義諒民之情亦可以知好仁之効已且帝王之治有所以威天下而未始不曰天下之情故一征伐也世主用之而民怨仁主用之而民欲夫民亦何利於征而若湯若武之世卒無不效順焉者此何以說也蓋天下之患莫大乎不正自世有叛正者而四海之內幾不堪矣自世無反止者而百姓之心益無望矣乃征固以正為言者也既正之國不可加以兵故悖虐不悛天所以資聖明而授以正正之柄不止之兵不可以服人故奉天伐暴君所以除禍亂而申其正正之舉彼民也因此一方孰不冀聖明之朝有來蘇者在

原道題中
也字

乎誠得時雨之師。旦暮及焉而易其不正者以還之正也。人人切
雲霓之望矣。彼民也。苦於虐政。孰不冀盛明之主。猶有見休者乎。
誠得取殘之師。旦暮至焉。而以其正者易我之不正也。人人抱壺
漿之思矣。匹夫匹婦之賤。無不自衛其生。而一日而罹沾厄。亦一
日而期拯濟。以暴思仁。固赤子之所必至也。至愚至賤之衆。非不
各為其主。而以虐我者為仇。益以撫我者為后。去暴從仁。乃小民
之所同然也。蓋正天下者。王者之心。王心至公。而原非有意於征
也。各欲正己者。民之心。民心甚殷。而又誰與為敵哉。不言仁而侈
言征伐。并征之旨。胥失之矣。

此題之體上下不接。須看此文開篇。亦以等字作化。

大字說充
字生光輝
來說不向
外面去却
又志氣不
見於外此
作發輝點
微何等款
切

○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學之以大名者。一美之至而已。蓋美則光輝自然之理也。而大不
由此名哉。此孟子所以進樂正子也。若曰學之由善信而進也。有
粹美之體而非虛也。有盛大之量而非迤也。碩語善之理。則內不
遺外實。必蕪華固自無乎不大。而語學之造。則蹇淺而無寔者。必
鄙俚而少文。斯無以成其為大。今惟善信而充寔之謂美矣。美則
有含蓄凝聚之意。豈以燁然者粉飾於其外。而有光瑩宣朗之象。
自以蔚然者。統備於其中。宇宙之英華。每從寔意而出。而充之既
寔。則精之所蓄。即為精華。非有以淺之。而天光之煥發。合神理以
俱舒。凡造化之昭回而成象。民物之顯設而成形。夫孰非方寸中

自有之形色也。而何可限量也。兩間之文物。每從真實而流。而充之既實。則真之所注。即為文明。無意於暴之。而精光之發。越並神情。以俱暢。凡耳目之所宣著。上下之所昭格。夫孰非存主中自有之景象也。而何弗該括也。故以蘊美者。形其至大之體。則有孚之光。愈收愈彪炳。其驗不必在根心。生色之間。而文章極於無所不備。斯至大之分量也。以見美者。形其莫大之境。則日章之休。合成。俾散成用。其茂不特在晬面。盎背之間。而表裏極於無所不貫。斯莫大之學術也。原其充之之念。不過力為操持完固之功。而積久則光輝具焉。大即自美而具之矣。當其始充之時。恐不免有矜持局促之態。而得深則光輝著焉。大實自美而進之矣。學者無不

期于大成。而此之為大。又皆從善信中始也。宜何如以造於大邪。

光輝自大極難。此至著一轉。不待細。象味。
方許讀此。文在折。



